月沙集

十九

別集一
雜著

月沙先生別集目錄

卷之一
雜著
卷之二
雜著
卷之三
雜著
卷之四
劄
啓

卷之五
簡帖
書牘
卷之六
神道碑
墓碣銘
墓表
謚狀
卷之七
附錄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一

雜著

壬辰避兵錄

以上缺 慎生時言之矣處置果不易但今事勢急迫小事不可念矣 上曰然則誰可者卿等各言無隱山海口此在 睿斷臣等豈敢仰達惶恐萬死 上良久曰光海君聰明學問通達此如何成龍等曰此宗社臣民之福入侍諸臣皆起再拜余目申𥓌曰然則光海君宮須急使人守衛承旨可啓知𥓌仍白光海宮請即令衛士守護明日令有司舉行冊封何如 上曰然矣光海

君今方在我傍不須守衛 上仍語成龍曰此賊兇狂非但為我國而來其勢必長驅犯上國然則何以為之我國一心事 上不許此賊同逆之悖語致有此禍萬一賊若長驅西路則予欲渡遼乞哀於 天子予因上國致有此禍 上國豈不哀憐予渡遼之計未知如何山海曰臣粗識天文近觀初生月光甚盛此陰盛陽衰外夷侵中國之象臣則以為此賊必然入 上國矣殿下至誠事大此賊悖語一切拒却以致此變今若不支於賊渡遼求哀則 天子必哀憐許待此甚便好矣上曰予意亦然矣 天子必哀憐許待矣柳成龍曰臣

則不忍爲此言事勢至此不得已有此意但一渡異國則便爲寄公飲食言語何可支勝此議臣不忍聞臣不忍言　上謂山海曰卿知天文初昢色盛果是陰盛之兆此賊若闌入遼境則　上國亦恐不支但中國地大燕京雖或不支必移避南京渡遼之後則賊雖犯中國亦可次次避去矣山海曰　上教正合臣意此賊兇鋒甚銳決不但爲我國而來必長驅犯上自　上渡遼則賊雖犯上可以次次避去矣　上曰卿等若不棄我則當與卿等死生是同山海涕泣成龍以下俱泣不能言罷筵夜已二鼓矣翌日二十八日早朝册封世子三十

日車駕西出是日大雨扈從諸臣皆冒雨顛仆不能一
一隨駕矣
是時余連在禁中聘君以禮判兼備邊有司堂上長宿
闕内都人皆出去獨吾一家不動二十七日　上意已
定幸蜀始簡通家人使措諸事備余扈行具家君書
報曰吾欲率家屬出置楊州轉向西北汝若隨　駕定
是永訣今日未可出來面别耶余携書泣下事繁無暇
出去二十八日朝聘君入世子冊封賀禮仍到余進善
門外依幕謂余曰　大駕今明應發君與吾扈行之後
家小置之何處又未知誰人率行緣身心無暇尚未分

付去處定應盡死奈何奈何仍泣下余曰事已至此妻子已不可遑顧若蒙天佑豈必盡死何乃傷懷雙阜農舍賊應先到楊州楊州雖近京城亦可次次避往西北姑送家累於楊州爲當忽忽涕泣而別俄而聘君送人曰氣極不平可送一盃酒已而又求元米午後余言於承旨即刻欲出見老父相訣而來仍出宣仁門到親家則家君已束裝將發而待余未發相與痛哭家君曰余老病未能隨 駕人臣之義何在今當携乃置家屬若西路可通則即當朝覲但吾惟恃汝一人今將死生長訣汝若不死 大駕西駐之後可出來省吾幸不死則應在安

邊奴家矣余痛哭不知所荅草草拜別家人僮僕擁馬哭送于洞口余將出門外家訣別妻子路入外祖母及長妹家已盡撤出空舍閴然晡時到門外家分付妻子使同聘母隨家君往楊州暫時分付作別旋還入直纔出門家奴奔來報聘君在闕內氣絶已而又報輿載出來到京營隅相遇則已不可救矣仍還到家救療遂至日沒具由稱頉未得入直是夜三更聘君嘔血數升而逝家中男子惟吾遠近洞鄰皆空閴無人乞火無處族親無一人來見二十九日朝呈服制狀于政院仍遆假注朴鵾賢代爲之只率家奴斂襲夕入棺初不料 大駕遽出

欲即爲發葬後奔扈是夜聞 大駕於明曉將發四家
車夫無得都城內外煙焰漲天人皆露刃而行哭聲徹
天百計無路發葬不得已欲瘞家園家只有數奴棺重
難動遑遑呼泣莫知所爲三十日曉大雨 車駕已西
出人皆言賊到漢江奴輩亦皆欲逃散棄而出去則棺
應爲賊火所燒欲留處置則惧未及出適有丁夫數十
從城內避雨入來余親饋酒食求運力舉棺遂得瘞之
家園斂去其跡是日夕携挈老弱向楊州大雨如注上
下俱步顚仆泥濘皆昏仆不省日黑投德水村舍宿初
一日又雨妻子皆昏臥幾絶初二日率家屬往楊州將

尋家君路遇李景閔時爲振威縣令自漢江罷陣遁歸曰賊自龍津先到楊州楊州一境屠掠殆盡決不可往也云余聞此言心膽墮地老父必陷在賊藪生死不可知若率婦女則不可得達應被淪陷不得已分送家屬於高陽使依外祖母與崔妹家即於路次與妻子相別痛哭作訣率二奴疾馳五十里黃昏到楊州古州內則家君無事留寓始知李景閔之言誤也被人所瞞斷棄妻子悔不挈來奈何奈何是日夜賊入京城高陽消息隔斷死生家君命曰汝緣尋我割棄妻子情豈可忍不但汝妻子汝之聘母及妻弟俱仰於汝汝今來此彼逞

家無一男子於情於義俱不可忍汝可從間道往尋携
挈會來決不可如是也遂於初九日從洪福山徑路馳
向高陽求有洞道聞賊已於昨日入高陽郡四出焚掠
蹰踟洪福山中先送一奴往高陽郡後探賊動靜奴爲
賊所執留宿山中一舍舍是李景閔婿愼起門農墅景
閔方寓見余出款翌朝率一奴從碧蹄後尋求有洞忽
有一奴頭從後來曰此山後有賊五六跟追以來可速
避俄而回視賊果露刃趕來僅一馬蕩離距手鞭馬急
避上一嶺僅免忽遇一沙彌問求有洞路則沙彌曰高
陽郡賊方留住不可過此有小路可暗伏草間以過云

而未知所從正慌慌之間有一丁夫一村婦經前余問
爾是何人向那邊去對曰吾是求有洞村人爲賊所逐
至此余喜得伴遂得所謂小路獲達求有洞是行左右
一二里許皆有賊屯白日潛過危哉幸矣妻子幸不死
卽欲挈來懼爲賊所搤遲延之間忽聞賊大隊來急挈
家屬上城山余觀高陽四野皆赭無可隱身處城山雖
高峯三面皆赭只一面有林藪崖壑是日城山上避上
者無慮三四百而婦女半之余慮是適以招賊更無避
匿處洞居武人愼居常居庸愼忠善愼億春諸人同在
山上余呼謂曰今日之事殆矣以如是人衆聚上一赭

頂是非避賊乃招賊也余觀此山三面皆峭絕難攀獨一路通行若有武士數十則彎弓守隘賊不敢上君可通諭衆人選能射者來愼曰然遂諭衆中來聽余言則武人可六十餘余曰有餘矣遂誓衆曰今日賊來吾儕必不可免與其坐而待死不若與賊相抗幸而得利則不惟免死且可殺賊假使不克而死猶逾浪死此山險峭一夫當隘千羣難動吾儕中射手幾六十餘此則可戰況守乎爾輩可挽弓整伍列立山面賊來只可注矢俯對稍近則矢石俱下賊雖放丸仰而放之必不中人決不可少退仍定部伍分作四衛余坐上面督衆是日

午賊隊三十七名來拚山下民家望見山上人衆馳來啁唧余整伍注矢有賊趕來余使愼忠善射之矢着馬腹賊羣大呼而潰汲汲馳去是日終夕待變黃昏歸家欲歸楊州而歸路盡爲賊藪不獲焉翌日十三日也淸早又上城山人衆又如昨日而武手稍減婦女倍多又誓衆赴陣多聚石塊及灰待變是日午後賊大隊來乃昨日潰還者言於其酋作陣而來也衆可七十餘有一賊着泥金假面横持數丈長槍立在衆前建一大旗乃是將也又有一賊赤甲長劒橫馳陣前結陣於山下一丘相距僅百餘步皆持鐵丸弓箭戰具我衆皆惶怖欲

走余拔劒叱之曰此山前面則幽險而賊已結陣後面則皆赭無片林藪可隱爾輩求生走避適爲所執不如守此險隘决一死戰彼雖欲仰身上山折梃笞之猶可制也今日之事乃指示汝等生道也非陷汝等於死也今日决無不克之理惟望汝等勿退也衆皆聽命賊一人馳來陣下率我國被擄人言之曰我輩欲西往會爾國王面議交隣之事而我輩俱無馬匹足爛不能步今方四出搜覓爾處有馬可給吾輩吾輩當即退不與相戰余荅曰汝國背恩忘義徑入人國吾王不忍鬪其民將上訴天子請大兵來鏖殺汝等直擣汝巢穴汝等雖

往會吾王何用爲吾輩恨不食汝之肉縱有馬匹豈給
汝等乎今日汝等若不速退當以千弩齊射以决雌雄
也被擄人謂吾曰若如是言之則賊必生怒不如授給
馬匹使之退去余叱之曰狗鼠輩何爲發此言速傳吾
言於賊酋被擄人言之賊賊乃率衆進薄山下大喊一
聲聲甚兇獰振動一山衆砲齊放煙燄漲天吾輩皆欲
退走余大喝拔劍欲擊衆皆凝立不動賊仰放鐵丸丸
皆直上而下不能中人只一人中肩二人中足丸落余
前者三余使愼忠善愼居庸射之中賊腹下又中其甲
有前縣監辛應運來言曰今日賊若不退吾輩皆死不

如盡搜山上馬匹拖出給之求哀請退可也吾有九十老母在此山上如是交鋒脫或不克則應盡爲一虀是一山之人君皆殺之也君何不量如是余怒叱曰吾即白面書生非有勇力可以抗敵但今日之勢相抗則或有生道乞哀則萬無生道吾亦有妻子及家累俱在此山豈欲盡殺乎此山之外皆平野無可隱處若捨此山則必未及匿今守隘相持以俟日暮賊必自退俟其退去衆弩齊發必盡殺也如是則妻子可以免死不然而求哀彼豈舍而不殺乎利害較然今則吾有死而已誓不聽公妖言愼勿發此言動衆心也辛曰今日死亦君

生亦君奈何奈何不悛而起又有稱金察訪者來謂曰緣公妄生此計使一山男女盡死於賊何不給馬請退乎張目怒甚余笑荅曰君甚愚矣雖盡給一山之馬賊豈退去乎賊之求馬乃是詐設以探我虛實㤼勇今若搜出山中之馬陣中必擾亂賊應乘隙突入此適落其謀耳非所以求生也且乞哀而生不如相抗而死慎勿生此計吾當以劒先擊君金艴然而起余命射手齊射又令愼忠善騎馬馳下突陣辛金兩公以手抱持使不得發矢余憤憤欲斬而二人俱年老白髮且非約束中人忍而不爲使家奴業與從吒山發射愼居常兄弟亂

射賊遂少退結陣山左余張弓揮衆似若追擊之狀賊退去下山余欲使射手追擊已而賊退遍前野散漫丘壑迤從山後復聚爲羣似若添兵更來之狀盖以山之前面險巇難攀故迤從山後欲掩襲吾儕也余望見賊徐令之於衆曰賊陽若退去更從山左其意叵測但令日已向暮必不敢持久若小耐不動賊必狼狽自退前面險絕後面稍坦可選勇士守後面愼勿擾亂驚動分付如是後不料金察訪者大呼曰賊又添兵大來山上人衆驚懼遑遑衆婦女塡咽下去從後面走避顛仆枕藉而下不知賊暗從山後掩來也余大叫欲禁奈衆多

婦人力不能遏只叱余家屬並不得輕動曰賊鋒所向
必在山後而衆皆不覺從後走避非避賊也乃迎賊也
遂使家奴護家屬徐從山前面深險處匿之林藪仍欲
率衆禦賊則奈陣中徒衆見其父母妻子奔避下山各
欲護匿紛紛遁去陣中俄頃一空余以劍欲擊烏合之
人不受約束使手難防只有慎居常兄弟子姪俱七人
及他善射者二人余奴子三人並十餘人在陣賊望見
吾陣擾潰果從山後馳突而來余謂慎居常等曰事乃
大謬至此奈何若聽吾言堅壁不動則賊雖萬衆決難
攀上而妖言驚衆婦女先動遂至如此吾則義不可辱

死賊手欲先自裁君等何以爲之愼居常曰吾七十之年更何惜死名編羽林于今五十餘年食祿甚多自乙卯年從征倭賊殺賊多至十餘今雖年老猶堪射賊吾當守此力戰可殺六七賊以吾一身當賊六七則是亦報國矣退避何爲公則書生在此不能射賊浪死何爲前途甚遠今日之死豈非可哀愼勿在此速下山隱避公之臂拾可暨與吾吾當弓劒在此以禦來賊余曰既與君同事吾何忍捨君獨生愼曰是不然此非 國家所命之事偶然起義本欲免死何乃浪死賊已漸迫須速退避公若可以射賊豈不欲同力守禦乎在此無益

徒死何爲公之家屬與吾妻子俱匿在山前深險處今
已日暮萬無遇賊之理勿憂勿憂余遂解臂拾給之欲
下山隱避躕踟不忍忽見賊一人荷劒進來相距不遠
余驚下山一枝上立一峭巖高可四五丈賊在巖下越
丘見吾趕來余欲避則路窮巖高難下余手中有弓腰
佩三箭盖只給臂拾不給弓箭故也遂注矢挽弓大喝
使退賊却回走揮手請勿射者再三轉過林藪有馬繫
樹賊欲牽去却畏余射回顧以請余揮之使牽去賊遂
牽去不見余遂欲卸下隱匿巖險難下正彷徨間忽有
六賊騎一步五赤衣紅帕兇駭不能視又來巖下越丘

見余彎弓挺立即住定大叫余料避亦難免不如以弓矢相抗遂注矢大聲叱之曰前有三四賊過此余皆一矢斃倒今汝若不速退當以死相較騎賊出手中一小紙蓋是標也示余使持去余叱之曰吾豈受汝標死則死矣决不往受也賊怒甚啁啾欲進迫畏余彎弓不發纔進纔退又巖勢高險林蘿蓊鬱未易着足移時相距顧有前過一賊却從山上回下揮劒進來蓋前因渠孤單不能抗今見渠羣到遂來相敵也啁啾使勿射似若棄劒之狀蓋誘余莫射欲肆其毒也稍稍進薄余遂張目大喝以矢回注賊驚走合六賊爲七成羣相對余回

視巖左若跐過一堑則可轉走深僻而堑濶四間許堑深千餘丈勢難跐過不得已彎弓相對俄而賊向我放矢矢掠過喉吭余亦發射中賊肩上弓弱不能穿賊拔矢折之騎者策馬欲進來余更注矢大喝賊又退立相距十餘間餘矣余自料矢竭弓弱悔輕發射俄頃一聲砲震煙光烈起丸中余左腿慮必穿也兩衣及袴裙俱有丸穴而丸落身後盖丸穿兩衣兩裳各四襞積掠過膚上微有火痕不至傷肌奇哉幸矣余凝立不動賊意必丸已穿腿而余不之動爭指喟鍬更欲放丸余慮一免丸中亦已天幸今若再放必不得免不如落死巖下

遂奮身跳過一壑瞥然間身輕若飛忽已躋到越岸回視賊羣已阻深壑杳然而遠余遂轉避深林良久賊追不至盖余所立巖下有物色黃不知何物蒼黃不能細視乃誰家卜物裹以油紙者也余審賊不追來潛從來路視之則賊方羣聚出巖下卜物分荷綵錦而去始知賊之放丸與箭必欲殺我者爲巖下卜物也其不追來者亦爲巖下卜物也是時山頂賊方闌上大肆殺害愼居常居中愼億春三父子及其姪姓沈者皆力戰射殺十餘賊而死居常則罵賊至死不絕口俱被寸斫憐哉憐哉日已下山余尋家屬遍踏林椆不知山頂之賊與

愼生等相戰方纔下來衆可五十餘余不知所避適又荒田路側四顧無匿身處蒼黃伏一小林是杜鵑叢葉薄身長未得掩體與賊來之路間不十步闖然露坐萬無生道余自語口曰吾以懦弱書生率衆禦賊能使賊羣退潰丸落身前堅坐陣外是天也及其獨身禦賊以三箭抗七賊相持半日賊丸與箭俱不能入肌是天也四間餘深壑乃能挺身跳過是天也巖底卜物乃能留賊使不得追是天也今日之事終始天佑而至此乃不得免則天意亦難知也死生當聽天雖隱何爲但吾曾忝從班義不可辱死於犬豕之手仍拔所佩刀屬之吭

下倭賊到即决遂以葉微障露坐叢下賊一隊荷擔而過可七八又一隊踴躍行歌而過可十餘又一隊五人以劒搜劓路傍林藪而過路左頗慈蔚搜出一童男一老嫗以劒柄敺之良久跏蹰余在路右田荒林藉賊只在我側而不之顧眄遂棄嫗擄童去又一隊四人扶一賊而來賊被箭流血滿身到余所在之側下路左停澗泉扶病倭洗瘡及血縷縷啁啾而過又一隊可二十餘或騎或步皆擔負卜物牽持馬畜忙忙而去又一隊三人趕來大聲呌羣到余側忽住立周視余意必不免良久一賊徑走路下麥田搜出一馬奔忙而去已而山中

士女稍稍相呼始知賊盡下遂出尋家屬至昏始覓渾
舍伏在深險崖谷俱不見賊而渴甚幾死家人意余必
死齧指出血軀命如絲昏仆不省灌水招魂始覺哀哉
露坐一蹊林經六隊五十餘賊掠過余側一轉睛便爲
所獲而俱不顧見奇事幸事初昏率一家歸所寓余所
騎駿馬家奴騎避爲賊所得卜馬四及卜物四駄俱置
山頂見掠囊無數日資翌曉率家屬欲來楊州聞去路
皆賊陣不得發遂隱十里許田野不遇賊又翌日如是
十五日賊不來往哭慎居常三父子權旨處是夜行十
里許天曙入大君陵山隱伏望見高陽大路賊羣發道

往來是時方戰臨津時也　日駕消息杳然無聞或云
已渡遼河西望痛哭是夕遇尹英賢承賢及家屬夜行
到新院院村賊方結陣舍故而過適日嶺從碧蹄路路
遇男女二十餘問是從楊州爲賊所逐來向高陽云余
具告所向則笑曰楊州最是賊藪何爲向去余一行俱
欲不往余曰等死耳吾欲見老父而死業被先發到洪
福山渡大川川邊人家有人啁啾聲水聲喧不能細聞
更覘之焚柴作飯俄而放砲一聲乃是賊陣家也驚駭
却回邊巡間尹英賢一行已渡川遠去畏賊聞不能呼
遂與相分回從來路欲上山隱避有一人騎馬走來曰

天已明矣賊今來矣何爲路上跡獨余問越邊人家火
光何也曰是乃賊陣此山四面村家處處皆陣意急上
山深匿是時落月下山東方已曙慌忙上山無大木巨
林叢薄甚疎揔地匿身覆以草枝已而賊數十騎過去
山足終日潛伏有飯不能食四面山中砲聲終日不絕
意或賊搜此山屛息匿坐到夕下山尋一村舍舍有人
聲問之則乃是戍叟寒所寓余欲乞火炊飯戍即出見
對哭戍曰吾年老不能動往此遇賊十餘度俱以老免
害刃加吭上八九次矣此山近京京城士女多匿賊自
月初日日來搜殺掠殆盡適今日聞賊與官軍戰於蟹

逾嶺(官軍是申恪云)山中衆陣之賊皆會戰所故不來此山矣
始知砲聲乃其聲也戍又曰余一婦二女俱被賊擄方
在一嶺後愼起門家賊陣(乃余去時所宿處)家中財寶盡爲贖
命地只餘老夫亦朝夕耳內翰何爲到此余具告所以
戍亦泣曰楊州渾爲賊藪今公急於尋老親不敢止之
危則危矣千萬熟思余曰楊村俱被屠掠老父病不能
步膝下無男子若已死則應收骸無人若不死則應日
夜望吾方寸亂矣死生固不可計戍作飯饋吾袖歸分
與聘母及一行是夜行十里許到爵代山逢避亂士女
三十餘云自楊州不堪於賊來向沓洲固禁余行余問

賊今在何處答曰綠楊驛村是大陣艾堂等村處處皆
陣今日聞與官軍戰於議政府場內(官軍是李時言軍云)公一行
欲飛過乎余下人皆泣請曰今之行是欲求生求生反
入死地願更思之余不聽曰今近京四面無處非賊汝
欲何地求生乎但余欲尋老父得達西路以從 主上
若不得西則便當北逾咸鏡以求一日之安上計也汝
等欲回高陽乃求安乎衆僕皆憤曰高陽則不至如楊
州之甚今衝賊陣不聽人言上典欲盡殺一行乎並欲
叛去余泣曰今已至此當與汝等辭矣我則心如狂癡
只知尋父他不得料我亦何知必生何料必死汝等若

棄去當任汝爲仍謂妻曰余則分死君有老母余不忍俱死高陽亦難保居但担揚州賊熾如此云姑還高陽奉聘母獲生則再會有日可以任意也妻哭曰死生豈可獨往妾當先路不貽君憂遂隨余先發又遇士女十餘人云自楊州避賊來向交河問是士人姓尹忘其名挽余使不得往曰賊方陣纔担揚明日當與官軍相戰決不可過吾亦欲往抱川而不能得余告以尋父冒死必往且曰雖有賊陣可以乘夜潛過萬一獲達則抱川以外便是生路在此必不得生尹頗然之遂留隨余爲一行天曙遂入路左一山藤樹下是日大雨終夕一行俱無片

簑飢坐了日夕冒雨過艾堂夜深過綠楊村村舍皆陣明火喝湫潛行荒野野是今日戰場僵屍遍滿不忍過顛仆泥濘却畏天明疾走渡河上祝石峴望抱川境人家俱空而賊只一度來掠而去云清朝上山日晡下來至是稍有人喜可得生一行俱相慶奴僕始來謝于余曰賴主公得出生路幸矣幸矣抱川花山是仲妹夫家也意家君自楊州移寓先送人探之則妹一家及家君俱往加平了山中不知某處云親家婢留守卜物送一器飯一行始食各一掬黃昏到妹家始審家君往處及平安之信此後死萬不惜奇矣幸矣聞家君意余必死

日日上山號哭已成心恙云痛哭欲急往而不知去處
且兩脚坼裂流血足又胝胼不能運動翌朝人從山中
來說父主住處始隨往乃在加平境壽原山九十九洞
深谷中結草爲幕拜謁痛哭悲幸不可形言渾舍俱無
零落留此十餘日糧絕食草實六月移居抱川花山妹
家七月越山居楊州古州內將向西路達行在路阻無
糧遂留居自七月晦日日上山避賊八月初聞賊移陣
楊州府侍家君及一家上大朴山山有石窟在山頂下
幾千餘丈不可俯視自山腰斜入轉身通行余匿家屬
數十於此窟余侍家君與李希哲同匿山上忽有六箇

賊來搜是山遂及石窟賊啁啾而入妻知不免飜身墜落窟下賊纔欲執衣遽見擲下賊亦驚駭錯愕窟中衆婦女各脫給衣服及卜物賊遂棄去俱免辱害余聞賊入窟中俟賊退即潛往尋問則已落死窟下云即令赤脚自窟下逆上尋覓骸骨窟下幾底適有樹林橫生平如木棚墜落之際掛在其處橫倒不省意已死也呼之微有氣息飲水療治始甦遍身無大傷處移時乃語仰視墜落處高不可測苟無橫樹骸骨亦應難覓奇矣奇矣八月初離揚州向西路聞　大駕已渡遼河賊與天兵戰於鴨綠父子西望痛哭幾絕欲往咸鏡繼見自義

州來武人姓林者始知　主上平安東宮自伊川移駐
成川即率一家徒步西行自麻田到漣川以病留十餘
日到兎山兎山倅李希愿相見痛哭待遇極欵遂留付
家屬於兎倅父子徒步入來十月十五日始達成川流
離半年萬死一生獲覩漢儀悲淚不禁親舊皆聞余已
死初聞至有撤肉者及見余如逢死鬼相持哭吊十七
日蒙恩爲假注又爲備邊郎家君爲翊賛卄五日隨扈
移龍岡十一月爲說書十二月卄七日隨扈到寧邊路
得紅瘢呈告一朔僅蘇正月天兵克平壤收開城　大
駕出來定州東宮先往定州迎駕余以病追往家君扈

嬪殿留寧邊二月以軍糧輸運天兵接待勤慢考按事爲巡按御史往義州以下一路發行苐三日家君自寧邊來定州即爲三登縣令余回到鐵山聞奇疾馳百二十里夜到定州家君已於是日拜辭赴任自亂後冒死相尋日日奔竄未嘗一刻相離至是始違膝下情懷罔極二月　大駕移住永柔東宮與　內殿留定州余以宮僚留扈三月東宮與　內殿俱會永柔四月十九日天將宋經略移咨請選送　世子侍講文學之士數三人來在幕中與論道學經義以正東方理學司書黃愼文學柳夢寅膺是選余亦承乏以往留安州定州六月三

念後偷暇自安州馳到三登留膝下只一日怕經略有
問即辭還六月陞司書九月隨經略至龍灣復爲接伴
使鄭昌衍從事官九月東宮在海州　大駕入京都余
爲兵曹佐郎十月還朝歷入三登急於復　命留膝下
只九日即辭往途聞遆騎省爲典籍入京翌日改差聽
君于楊州自正月離違膝下旅宦東西只得陪侍十餘
日冬來老父多病日欲省覲寸刻不能耐緣國家多事
不許歸覲十一月天使司憲將來李恒福爲遠接使申
欽黄慎及余爲從事官余雖愧忝冒私幸其往來時可
以歷覲也已而余入直得病甚危苦幾不可救悤聞天

使已越江遠接使急發余病未得隨病中介介一念長
在西州及　天使將還遠接使復　啓請余爲從事備
邊司防之遠接使再請率往明日將發東裝待曉不料
政院以余解華語接見時　御前通事防啓余遂不得
往此後西歸無路每見家君寄書曰恨未飛往見汝也
余雖供卯酉心如狂癡夜常悲泣是月移忝吏曹佐郎
官雖榮赫寸心不解忽忽不能定十二月初四日坐備
邊司家奴來報家君病重見書症甚危重往內局劑藥
呈疏政院政院不受遂於初五日曉冒雪馳百里初七
日曉到兎山聞訃已於朔日長逝初九日到柩前嗚呼

尚忍言哉人誰無父人誰無子家君晩年得余膝下惟余一人鍾愛最異於人亂離以後家君每以不得赴行在爲憫常命余獨往余雖知君臣義重不忍棄老病親東西奔竄相依爲命扶持半年始達　行朝未始一日離也一自繫官于朝不得自由一年辭違膝下之歡纔十餘日上京之後欲覲之心日急一日如恐不及相見蓋心已先知百魔戲之竟阻歸覲之路遂使余永抱終天之痛人間寃痛惟余一人只願速死得從於地下嗚呼痛哉

己丑年間兇賊義智來求通信　朝廷將遣使臣論議

已定余時布衣負笈山寺聞此言不覺膽湧如山即草䟽以爲此賊諉以講和要覷我國勇怯虛實又以射天之兇謀求以假道同逆是人臣所不可忍聞況一則刼之以破符絶和一則恐之以干戈從事兇陰桀驁終必反噬不翅宋朝之粘罕請斬義智之首上奏 天子盡殺釜山留倭嚴勑邊備除戎待暴議者以爲我國疲弱不可生事邊場不如通和息兵臣以爲此賊之心終必猖獗而後已講亦來不講亦來講則上獲罪於 天朝下示弱於逆鄰適以啓兇徒侮余之心迷其來耳不講則辭嚴義直可以無愧於天下兇賊亦應自慴矣堂堂

我國軍民器械無甚欠缺何畏海外一小醜乃與簒君
逆天之兇醜屈意通好以浼我箕封忠順禮義之風乎
今若遣使於犬羊則臣願蹈海而死不忍見 國家爲
賊所弄反受其禍也自古和議誤國宋家已然之事昭
可覩也兇賊今以通信要之繼以假道要之又將以不
可從之事要之要之不從則便應執以爲辭卻恐信使
纔返兵戈繼至也竊恐南邊之民自此無寧歲矣疏辭
大槩如是以示聘君聘君時爲都憲聘君之意亦如是
頗極憤惋見是疏再三稱是余曰公意若然則職是都
憲何不上劄極論乎聘君曰是國家大議存亡所係雖

明知大義如是不敢遽以已見爲是前頭之事又不可料玆姑悶嘿私自憤悒而已明日當與同僚議之翌日衙退曰僚議亦有同者屬余爲劄矣余曰吾以草野書生不合抗疏論國家大事公若上劄吾不必爲矣聘君曰君言亦然當以君疏爲劄遂改纂過激數語秘密封進 聖批答曰得聞忠讜之論良用嘉歎但廟堂豈偶然計而如是講定乎朝廷已定大議不得輕改云云以秘密故外人罕見其劄當時舉朝爭以爲通使講和可保無虞遂槎泛滄溟汚辱腥膻恬嬉姑息不念邊備至使義智遍觀國都睥睨形勢劉淵長驅楚子問鼎追思

不覺膽裂氣死當其信使往來之時秀吉亦必潜笑我國落其術中曾謂朝廷有人乎當初義智之來 聖上欲拒絶之義不與纂逆交鄰其時 聖批可以昭揭日月而 國運不幸廷論執迷不悟豈天數然耶嗚呼痛哉

壬辰四月廿八日聘君在禁中得病是夜嘔血死入棺之日 車駕已出都人奔竄余獨當其喪莫知所爲晦日聞賊已渡江不得已瘞之家園及余避亂山谷常欲潜舁以葬以此回徨抱川楊州之間不忍棄而遠去六月聞賊掘家園破棺隅即使家奴往視則辱不及肌體

只勾出衣服而去遂於六月晦日鳩買丁夫十餘乘夜舁來楊州大歛衣服則盡爲賊偷小歛衣衾並宛然遂改歛以他衣賣田作棺以葬自謂不幸中幸也遂離楊州轉走西路十月達　行朝翌年三月十二日賊大掠楊州又掘其塋斲棺棄屍又焚其山骸體延燒太半消爛守墓奴僕盡死無歛護人幸賴楊州余所寓主人即收歛覆以草樹苫蓋奔告于余余時在經略幕中四月始得聞無由躬往只使家奴權厝于山側十月竣事還朝途歷楊阡爲文以祭十一月始備棺槨石灰備禮以葬之嗚呼聰君清愼簡潔性温而貞平生未嘗爲惡盡

心國事不避夷險雖位至六卿常若布衣家無斗粟之儲可謂善人也古人云善人得福爲恒而聽君身後之禍一至此酷天之福善禍淫之理果於何徵豈死後榮辱不係於天耶是未可知也雖然早躋華顯生稱賢宰及其國事已無可爲 車駕蒙塵之日出自禁中嘔血而死可謂得其死矣烏鳶螻蟻達人等視榮辱悲歡枯骨何知雖被掘辱於聽君固無損益又何足歎哉

壬辰七月余在楊州時賊方往咸鏡來往不絕一日欲省抱川妹聞賊已盡下去騎馬越嶺去上嶺俯視抵北一路絕無人影欲下山忽聞連呼莫往者三聲不知出

自何處停驂四顧閴無人問之奴則未聞云意余誤聞
遂下去纔下數步又呼莫往者三問之奴則又未聞余
甚恠疑回鞭欲上山俄而賊數十騎方搜是山政向余
來疾馳過山賊追不及遂免奇事恠事若少下數步已
落餓虎之喙危哉危哉死生固前定非經營所可免惟
當自修聽天而已
我國尊卑等級太甚至於文武官及京外官尤失體貌
我國　御史啣命出外監司與之相見監司坐北　御
史坐南或坐西文武臣則只論爵秩高下武臣若爲宰
列則雖侍從清要待之如郎僚此等事殊無體面癸巳

歲余在經略幕中巡按御史周維翰奉命出來經略具袍帶朝服及甲冑戰服出十里外張樂迎之鞠躬道左巡按至下車相揖入幕次茶禮訖巡按先到其館經略隨後至即問安于其館李提督劉員外以下隨經略出郊而不敢出迎屏在幕後余問華人曰經略亦是奉命之臣而侍郎位宰列也巡按是監察御史七品微官也何乃若是恭耶提督一品伯也何爲不得參郊迎耶答曰經略雖奉命而受經略之任出在外方有同外官巡按雖小官是臺官而新奉巡按之命以來是經略以下亦在其考察中中朝禮貌本如是常時御史淸高最妙

都人只呼其姓不敢知名故如是武臣則尤不敢抗提
督雖位極人臣又是經略之下其不敢郊迎壓尊故也
其不敢不出不敢後經略也云云其尊上抑下如此一
日余在寓舍與華人赤壁秀才鄭珍對話平安兵使申
磼來訪余出門迎之相揖甚敬出去時又送于門鄭生
曰是何官曰是道摠兵管曰然則何爲如是君大不知
禮不好人也春坊學士自翰林選補或無帶中朝摠兵
管以下至其家手紅銜至學士不下堂只於座中起揖
摠兵拜伏不敢譁作恭而退若侯伯則禮與之相敵而
武人常畏屈不敢抗況摠兵是武人又外官何敢如是

彼此俱失禮矣余曰是捴兵則非武人乃文進士曾經
臺憲清班者位是正二品今因本道事重特選授是任
故不得不僉鄭生曰雖然亦過矣只可下堂迎之矣在
君雖當作敬在彼是外官何敢如是無禮大槩只計見
今官職何論曾經乎
癸巳重陽日經略留義州宴巡按御史周維翰于統軍
亭使叅將設辦帳幕飲食皆華人自措奇麗豐侈不可
盡述是時 天朝將官撤回者皆會于此提督以下叅
將多至四十餘冠蓋塞街皆伺候于統軍亭外不敢入
叅只經略與巡按相對接宴以禮經略呼遠接使尹根

壽副使吳億齡及余與黃慎余等於堂上參拜巡按經
略下椅對立荅揖巡按問何官經略指示曰某某是接
待余來者姓尹是禮部尚書姓吳是吏部侍郎某某是
伴 世子的講官余欲講論經學旨意呼來者姓黃姓
李俱是春坊學士也巡按與尹根壽語倭賊事情移時
又執余等手曰東國興衰在 世子世子賢否在兩公
兩公俱年少妙才氣宇聡雋千萬勉旃云云夜深而罷
冠蓋塡咽火城煌煌酬酢禮容之盛足見中華文物之
美嗚呼可尚也已河間府通判王君榮以經略幕僚在
軍中與余等同撰講義王文官也甚能文余往來其寓

四五月親審甚款過江時余等設宴而別通判亦於其寢房設酌至涕泣不忍別厥後余來京師通判在遼陽再寄書且送滋味中原人忠厚之風可嘉矣

一日與通判對食盤中有黃菜和醋作菜食之甚柔滑且疎淡適口味勝松茸問是何物曰是黃花菜也貴國山山多有之可喜余詳見則不曾覩也仍示下人則是我國俗名廣菜넙ᄂᆞ믈鄉人只知食葉而不知食花云通判曰此菜通脾利人腸胃味又極佳真仙草也中國只南方有之故人頗珍之可惜貴國有之不知食也今若因我見採則山神必惟我因大笑六七八月間方盛去

花鬚淨水微煎一沸和醋食之入口覺有仙味菜中蔘一也自此使厨人採來朝夕喫之愈久不厭關西山最多有好生路傍云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一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二

雜著

戊午聞見錄

癸丑以後時議日峻謀廢　大妃至乙卯鄭造尹訒始以兩宮各處之說倡之聯名陳啓以試上意道路喧傳大論朝夕將發或謂三司已搆啓草憲長宋淳往言於鄭相景真曰此事與鄭蘊事有異愼勿生異議致有鬧端完平李相上劄極陳母子倫常之道上大怒嚴批三司遽爲變說乃以朝廷時無是議而元翼掠美於己歸惡於上爲罪案合司請遠竄乃謫配洪川上問元翼老

病必非自爲必有所聞之處及所議之人於是外言譁然以余及沈相伯懼爲指嗾將並論竄久而始釋竟歸南子安遂謫松禾因此大論寢不得發盖以臺評皆以朝廷本無是事而完平鼓動邪說謀陷朝廷反以完平爲得罪綱常故也其時余亦杜門久不得見完平上劄之事實未及知聞劄之上始即往問曰大論之發非今則明何不少待論發而明大義救正乎時輩若或反辭攻之則奈何完平曰吾亦料之而大論既發之後則何處着手救之乎雖救之必不得回天故爲此先發之計耳若因此少止吾雖獲罪幸矣云其忠懇非淺見所及

自乙卯至丁巳㕥相推調不能先發得存數年綱常者
皆其力也
完平既被罪中外側足三司猶以先發論爲難權奸外
示難色而內動上心陰勸上廢之至以爲 大妃糾結
外人謀擧兵犯闕自 上驚惑至不能寐至令訓錬都監
晝夜結陣巵衛宮城奸賊許筠金闓與金佑成元悰李
茳辛光業玄應旻等嘯聚無賴之徒設疏廳於中路譯
官韓彦博家日以廢 大妃事謀議招納缺二字雜類如
禹經邦黃廷弼朴時俊朴夢俊李國良李國獻尹惟謙
金大河李乾元河仁俊等不記其數迭相上疏或請廢

因或請誅殺始則留中不下至丁巳至月念間下朴夢
俊等䟽于政府
首相奇自獻先上劄極論不可仍請廣收廷議在都堂
會三品以上收議三司即論劾奇相請絶島安置而猶
堅坐畢收議後始出去云論啓三日先命罷職十日命
遠竄韓孝純爲右相始欲不出連上辭單許鎬使人脅
之十二月初三日乃出仕請更收議百官即坐都堂連
日收捧前銜朝官亦令獻議又三司論鰲相及金德諴
鄭弘翼請圍籬安置論七日命遠竄金闓以左尹脅五
部坊民各令上䟽村民不知初以爲請奉安 大妃爭

來會闕下及聞請廢多有散去者金閭按戶籍點名闕
到者悉令囚其行首有司怒罵盈路而亦不敢不從至
有拜疏而還家痛哭者許筠又召集京外諸人或許以
科舉或誘以錄勳使之上疏校生之落講者僧之還俗
者軍保之無籍者逃民之避役者皆扮作儒生備給巾
服日日上疏或請廢或請殺奇相所啓方發之時奇俊
格上疏告許筠大逆不道事三件一則丁巳正月慶運
投檄筠之所作也一則李耕俊癸丑年檄書筠之所作
也一則今上在東宮時謀害東宮與李弘老通書事也
其所手書粘付以進許筠亦上疏自卞上兩不問大臣

二品以上及兩司請鞫奇許皆不許正月初一日白虹亘天初二日三司始發大論請廢　大妃初四日館學儒生上疏請廢是日夜政府韓孝純率百官庭請三更入啓是日白虹貫日日日連啓而皆不允或聖批滿紙至正月十九日先許罷朝謁廿八日始允庭請只稱西宮去　大妃之號供奉貶損等事一一詳議施行翌日百官初啓而停之當百官之收議也遣史官收議於領相仁弘則仁弘議大槩以爲先廢後奏或先奏後廢奏聞則不可不爲云云正月晦日政府六曹館閣堂上會議廢貶節目大槩　大妃幽廢一室依宮人例給料卒

後不稱國喪公主亦爲庶人依宮人例給料云云大司
憲柳澗於座上謂李慶全曰他事則當矣公主則 先
王之女也其母雖至賤當爲翁主今雖廢其母至爲庶
人未知如何仍含淚右相閔夢龍大言折之遂罷翌日
儒疏請罪兩司避嫌柳澗則特下嚴教遞差且將論竄
以澗曾以右叅贊首叅會議之論且有方便過數日特
除蔚山府使二月初四日合啓庭請終始不叅吳允謙
李時彦宋英耉及余四人削黜收議右相金權李愼儀
權士恭等竄黜聖批不允而以論律低仰只抄三四人
塞責爲非翌日又加論鄭昌衍柳根金尚容尹昉金地

粹而並請遠竄又命入政府舉案抄出終始不參人兩
司又加論金壍錦陽尉東陽尉晉安尉李景稷朴自凝
李時發朴東善鄭孝成等而姜絪金玄成申湜權憘具
宬成晉善呉百齡以老病只請削黜其啓辭曰柳根以
下皆是西人㥚男出於其流㥚男既敗之後猶有扶植
之意垂涎 西宮以爲他日之地寧負聖上不忍負西
宮云云庭請幾一朔散官及小官或有不進而書進者
論啓十餘日只先許金權李愼儀權士恭金地粹等遠
竄金權始竄江界權士恭昌城金地粹穩城李愼儀鏡
城或云金權等則收議之辭頗緊云而日間聖批有曰

終始不叅有甚於收議右袒云云其後或因自上受敎而停或因傳敎姑停乍論乍停蓋以 西宮廢貶節目久不下主論人之意則以先奏後廢爲宜上意則以奏聞爲難因此相持主論者又恐一廢 大妃之後更無徼寵作威福之資反以相持不決爲得計並與 西宮之論而乍啓乍停云

丁巳至月望間大論朝夕將發余念鰲城翁必有言則將不免遠行余亦自度不能免思欲一見訣別匹馬往秃村余問俺雖杜門謝病職名在身身在輦下大論之發不可無言公則退在郊外凡干朝政絶不與聞雖不

言何妨公曰不言何妨但若有收議則不可默默也雖言君與我皆應不至於死聖上仁慈不至於辨殺大臣也自此分飛不知落於何處更見何可期也因含淚以别臨別余口占一短律怕傳不書但口號以呈詩曰白髮重相對餘生各聖恩吾儕唯有死世事欲無言水濶蛟龍蟄冬暄鴈鵝喧斜陽數行淚立馬穆陵村入城之五日朴夢俊等疏下政府竒獻之以首相先呈劄子極論其不可而仍坐都堂請廣收庭議余病不赴鰲城獻議僅七八行而辭意凜凜三司先劾竒相請圍籬安置繼劾鰲城圍籬自上教于政院曰李某為國勤勞今聞

病不參會議云遣內醫看病人益爲我危之生員陳好
善等上疏以余不參獻議請先誅竄無何韓孝純爲右
相請更會議百官不赴者在家獻議余又稱病樞府錄
事來促余獻議余議曰臣久病杜門與死爲鄰全未聞
朝家論議但聞儒疏連入有此廣議之事臣受國厚恩
榮遇至此愛君之誠豈下於他人玆事莫重莫大聖上
誠孝非但舉國臣民所共欽仰天下之人無不歎服
皇上亦已褒嘉今者因儒疏遽爲此無前之舉則天下
後世誰知此議出於臣下而不出於聖上乎臣恐殿下
終無以自解也病昏驚慌言不知裁伏惟上裁云云正

書將送之際錦陽尉來問獻議云何即以議草示之錦陽曰此議言雖不多而意最緊重必分死素定之意也但有一事陳好善等上疏請先誅竄云重臣被儒生誅竄之斥則席藳待罪可也偃然獻議未知於分義如何余曰然則不爲乎曰以此意爲辭似當左右咸以爲然遂改議草曰臣伏聞儒生之疏請先誅竄臣方席藳私室只俟罪譴不敢偃然獻議云云以送

戊午正月余未參庭請方杜門待罪十五日有一總角僮奴往鄭相景真家以吾言謂之曰切有面議事即今當來敢先告云鄭相曰李判府事方杜門不參庭請豈

有出入之理令人再三詰問終始謂余所伻始乃荅之曰俺方病卧又有女客在房雖來臨恐未相見云翌朝伻人於我始知其詐又翌日其僮總角者又來鄭相家曰昨日未得來拜今日切有急相密議事願許見云鄭相家奴告於鄭相鄭相縛送于余嚴問誰人所嗾堅諱不言鄭相告於捕盜廳因禁十餘日始聞其僮乃許筠腹心之人也以鄭相及余皆以大臣不叅大論欲搆重罪而未得其便揑造私相往來昏夜密議之事有此行間也許筠聞之反爲造言恐動鄭相遂不究問而放之

陳好善請先誅竄余等之後金昶又單擧余名以余稱

病不參請先誅殛及臺論既發余待罪城西寓舍鄭晟
疏鄭昌衍以下請繩以重典青山居全瑩疏請盡斬李
某等速誅西宮云見朝報而駭之未數日方與客坐有
投刺者乃青山全瑩也余與坐客皆驚以爲必誤來也
或細問也使奴問曰未曾聞名無乃誤尋他家耶瑩曰
吾乃青山居李汝興中興之姪吾母即令監之七寸姪
也聞令監以不參廢　大妃之論將被重罪外方士民
無不嘉歎諸三寸及母委遣吾使之問安故爲此而來
云仍問頃日上疏與否則曰吾不識一字初入京邸有
人以許判書之言傳我曰汝若爲疏頭後日當錄勳得

官不然則得罪云余未知疏意之如何而不爲拒之因
脅令呈疏實未知何事云奴曰其疏乃請殺 大妃請
殺吾令監等事云則瑩也大驚欲死逡巡而走
庭請凡二十五箇日宰臣則書於啓辭之頭堂上以下
則各司每日呈進不進於政府軍職散官及小官則或
不進而書進者盖政府嚴督各司各司吏急於免罪冒
書以呈或非本人之所知也及臺評重發先論表表若
干人自上屢爲嚴問盡抄擧案而並論之豚兒明漢以
工曹佐郎自初呈旬不出門而初七日春帖子文官例
進闕下而製此兒在家製呈至於居魁蒙賞以其日有

進字故得免不進之抄渠欲上疏自首而余方朝夕待命父子俱竄絶遠則生死決矣收骨無人渠亦以重我之罪爲懼悶默不言只遞職閑住而已朴東善亦以軍職終始不參而下人書進字乃上疏自告追被一律之評而又以自願讓逆甘心負君爲罪案嗚呼甚矣

白沙公與奇相一時被罪奇相則杜門謝絶雖親戚亦不得見沙相則對客歡謔無異平時知舊之往問者塡塞村巷而不以爲煩人或有言則曰人旣以情遠來何忍不見我亦有欲見之情何必抑情乎旣見便調諧以別無一語留戀之態二公氣像之不同如此沙相始配

興海臺諫以爲近又配龍岡又以爲近論金吾堂上至於削職移配慶源又以爲近胡懼與胡通請移南道乃配三水自上特命配北青盖許鎬必欲置死地也正月初九日發自青坡村五峯李孝彦別於山壇之路左有山壇把酒祭江蘺之句沙相和詩有只恐令威去不歸之句送生何以云祭行者乃云不歸豈皆詩讖耶途中三見寄書語旨皆坦豁至有身健食進之誇及到配所又三寄多有苦語有曰只願歸死松楸盖於三月間因久坐溪邊再中風氣雖即差减而以此頗動心慮故然也寄詩曰中宵不寐筭歸程缺月窺人入戶明忽有孫

鴻天際去來時應自漢陽城其辭意悽惋如此未一月而卒於謫所豈自前知耶

沙相之謫北也北路之士坌集於路左爭來投謁願一識面公以詩謝之曰云云我非十目九臭只是遇事輕言其豪氣有以想見也及公之卒中外會哭者幾千人木布幾萬匹爲文而祭於道及墓不絶葬既久有人持炙鷄壺酒哭於墓書一首詩掛於樹枝不見喪主而去詩曰云云訃聞上命復官輟朝禮葬而臺評峻發至有天斃老賊之語

漢陰李明甫天資忠厚自是善人弱冠膴仕早負盛名

未强仕之年已躋黃閣雖濶於事情措設似迂而其爲
國之誠至矣壬辰年奔走勤勞足以叅勳而力辭再三
錄而還削其志亦可嘉尚其後以戊申壬子獄推官竟
爲功臣一日余往訪則漢陰持余名銜而出坐久不釋
手家奴請出給其銜則公猶姑留而更見之顔有欽艶
之色時公爲首相余忝文衡及宗伯余笑謂公曰公之
所諦視者豈以華銜耶此是公昔年所踐之任今且無
領兩館何羡之乎公曰非羡華銜也羡君無功臣也近
日功臣人誰不爲而君獨不爲我亦昔則得免今竟不
免以是羡而慕之也

癸丑獄起三司論大君議大司憲尹孝全首爲避嫌曰誓不與此賊俱生正言李用晉數議之罪以爲窮兇極惡嗟呼七歲之兒纔免襁褓有何窮兇極惡之事乎三司啓辭過四五日大臣久無率百官之舉首相漢陰公左相白沙公被其脅迫將不免大禍千秋使拜箋之日漢陰公先詣慕華館走一价邀余先來余馳赴盖承文提調例爲先詣於館幕則漢陰公屏人入幕執余手而流涕曰事至於此爲之奈何今日將論我以按律云死亦不惜但七十老父在堂且以爲同逆禍將不測當爲庭請不得已已出分付矣願君撰啓辭使之宛曲適中如何余曰當殺

當黜其重其輕大臣當權衡而命意初啓則大臣須當
自爲且既不得已而强爲則只數語塞責可也何必宛
曲措辭以期上之必聽乎俺則今日切親赴京須遠送
於郊外不得往叅矣漢陰公曰非欲宛曲而期聽也欲
適中措語也相與泣下而罷

朴應犀徐羊甲沈友英李耕後等皆以名家妾子素豪
横狂悖與五六同輩結爲死友自稱俠士或結廬山中
或晝聚夜散横行嶺外處處作賊殺人於鳥嶺盡奪其
寶貨死家跡之竟皆就捕此賊之捕大將韓希吉也指
揮從吏者金闓云應犀等既皆西人之子又國內方以

大君爲憂應犀自知不免於死乃爲死中倖生之計獄中上䟽遂以逆賊自首竟成罔極之禍嗚呼可忍言哉諸賊之招或云推戴大君又云以鄭俠爲大將俠時爲鍾城判官拿來鞫問至四次壓膝二次垂死下獄忽稱有告事乃爲更問言枉唉間而遂引金愫男爲謀主仍并引余及黃思叔金景擇鄭夢與崔起南申敬叔朴子龍韓益之韓春卿徐玄紀趙怡叔金汝秀金光煜沈光世趙持世邊應星一時被拿都下喪胆或以叅宴或以七臣或以常所親昵俠招謂余與黃思叔景擇夢與子龍俱枉愫男家宴會渠以備局郞持公事往告云推官

問與聞逆謀乎俠曰賓客聲樂之地豈論逆謀乎云云余等待命小西門外思叔謂曰吾等之參宴在庚戌辛亥年前鄭俠之爲備郎乃壬子秋後壬子以後是家杜門絶人昔年吾等之宴會渠何以見之必追聞南尚文家宴會之奇受人指嗾爲一網打盡之計也然吾等既參其家之宴前後何擇焉當告之以實而服罪焉余意亦然經一日始有拿命敬叔子龍先已就獄是日上闕將鞫具枷杻列坐西廳墻外余倦甚倚枷合眼遂成小睡思叔笑曰此何地此何事而睡乎非達則眞頑也余曰死生禍福皆天也不如瞑目得暫時安樂也及被

鞫也余在最先盖思叔職次居上而以朴宗仁接置事先已罷職金景擇亦以金平孫之一家人亦已罷職余以悌男家四度大宴臣實往參爲辭供畢命勿出送姑令少退思叔景擇供畢亦令同余少退時鄭夢輿亦出參宴之招而方在平安監司未有拿命臺諫論啓請鞫啓辭纔入上命呼余使前問鄭賜湖亦參宴否余供曰此人常戒臣之參宴故前後宴會皆不見賜湖矣上遂答臺評曰設使參宴其罪不至於拿況賜湖之不參宴李某明言之何必拿來云云吾三人供畢特並召使前解枷杻而諭之曰卿等皆予倚毗之臣豈有黨逆之理

無乃謀主者賁此而借重耶旣出賊口不得不問今見
供辭其情果然並放送午初入申末還家其夜申敬叔
韓益之朴子龍韓春卿徐玄紀並命放歸田里卽五月
日也思叔景擇先已罷散故卽出城外而余則本職及
兼帶諸局猶在時一切呈辭不爲捧入遂上䟽請罪答
曰橫逆之來非罪而綫雖大聖賢亦或不免況旣洞下
快雪有何所虧安心勿辭更加盡職凡六上䟽皆優答
不許而杜門俟罪不叅公會
六月初金悌男賜死領相李明甫招禮曹吏問 大妃
喪服節次時余以禮判方呈䟽杜門叅判吳百齡不知

所爲令郎廳來問於我我謂郎廳曰此事何以問之郎
廳曰時議以悌男逆賊 大妃不可服其喪云云余率
爾應之曰子之於父豈擇善惡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父雖有罪豈有不服喪之理乎郎廳歸報叅判遂以
大妃服喪舉哀之意入啓而不敢擅便請議大臣則領
相議有子無讎母之語議以克定其後明甫被劾時此
事亦入數罪之目
徐羊甲等誅殺後當有頒教赦文自上教曰大提學及
提學命招告 廟祭文及頒教赦文預爲製進余雖杜
門連疏而未蒙許命時未遞文衡諸職之故牌招至三

猶不進政院以不進入啓則命更爲牌招不得已往闕
門外承文院藝文提學李爾瞻弘文提學吳億齡已到
闕內聞余之至出來同坐爾瞻以頒教赦文令我製之
余曰方在控辭待命之中四度承召惶恐不敢退在而
何敢製述乎如不得已則當製祭文爾瞻曰赦文是大
作也宗匠當爲大述作矣余曰祭文爲重以官次言之
我當製其重者遂製祭文爾瞻製赦文余於先王前祭
文中有自圖富貴稚弟何知之語爾瞻見之色不悅翌
日命招下教曰自圖富貴稚弟何知之句改之且祭文
中不入詛呪事此語亦入之遂改其句曰詛呪之說亂

出供辭又命改亂字遂改亂字以顯字人 皆謂禍將不
測而畢竟臺評只請罷職亦天也
金悌男賜死之日朝廷無問安於 大妃之事余時杜
門而藥房提調等任猶未遞時都提調鰲相以鄭俠薦
坐事被論在外余出令於內局明曉問安於 大妃殿
則諸醫官來曰禮則然矣今日事勢恐難爲此舉況老
爺方呈疏杜門不省公務獨於此事遽出行公未知如
何云余謂曰吾非不知得罪也但提調之名猶在身上
大妃遭罔極之喪而不爲問安豈安於心乎一日在官
當盡在我之職而已遂與副提調鄭時晦問安金應璧

者大君房奴子也沈友英之子十餘歲兒以推戴大君承服之後拷訊悌男家僮僕無噍類未有服者吳澈男者悌男之幹奴也夫妻不服而死其子年十二歲律官以年未滿不可刑爲對判府事朴承宗曰金家奴僕只餘此兒若不刑此更無尋問端緒之椓雖不可刑訊略爲壓膝則如何大臣李德馨沈喜壽等皆和之曰然遂壓膝而問常所往來之人則其兒答以巫女高祥時時出入云拷問高祥遂言 大妃時問聖上年甲吉凶云詛呪之獄因此而成云辭連金應璧應璧納招以承大妃命詛呪於 穆陵及成陵皆埋死猫於 陵上云

遂命禮官政府觀象監繕工監提調急往奉審掘視余
時以禮判適上六疏而尚未蒙遞杜門在家参判呈肅
拜單子則傳曰此乃莫重之事禮曹長官何爲不往而
推諉於亞官乎遂命招三命招不獲已赴闕則政府貟
成朴弘耈繕工提調宋謜觀象監提調崔有源皆會以
待余謂諸人曰此未知何事但常時凡有事於　陵上
雖蓬艾拔去必有先告事由祭擇日乃行又先破某方
年忌月忌俱有術家例方未知已爲推擇乎此未知埋
於何處若埋於　陵上塋壙之內則其將不計忌犯而
任意掘破乎崔有源駭目而言曰事出慌急吾等皆未

之恩也此事不可不啓禀而去左右皆曰然遂爲啓辭將啓之詰鞫廳門外則承命中使頓足言曰自上使之平明馳往而因禮判不來已至日中催行之命已五六度下矣今若啓禀則必生大事决不可捧入吾當獨爲馳去遂不得啓而行到　穆陵問應璧曰的埋何處應璧曰吾當手自指示遂舁應璧而上　陵應璧乃受刑三次壓膝二次者也血肉淋漓形貌恠慝觸犯神道見之心膽欲裂遂指魂遊石內屛風石前面曰掘此三尺許則生猫吾所手埋者在焉遂令匠手掘開則莎草之下但有油灰堅築如石用斧鑿破移時未有一物深過

五尺周廻亦廣而未得焉問於應壁則應壁曰分明埋於此處而必於今日内已爲掘出也吾言歸虛吾必死矣仍率往成陵一行人問成陵在何方應壁曰吾豈不知成陵乎踰沙峴過昌陵而去矣又問成陵是誰陵應壁曰殿下生母之陵也一行無不駭憤益知其誕妄無形但聞成陵之名實未知在何地方也一行謂應壁曰汝於 穆陵既爲虛事成陵在東而謂踰沙峴之西是則尤爲虛誕是何意耶應壁垂首叩心曰不過欲延晷刻之命耳今定死矣自是絶不飮漿水奄奄垂絶舁之以行到成陵洞口纔下舁而斃焉遂不得奉審具由馳

啓而還一日復命無何儒生閔貴達等上疏以諸臣不爲詳審爲罪事將不測而同行崔宋皆時望之人而中使又明白啓達賴以得免云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二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三

雜著

庚申燕行錄

己未十月初三日備忘記今見千秋使先來賫來徐光啓自薦出來上疏不覺骨痛氣塞直欲蹈海鑽地而末由也我國與此賊其果有如光啓疏中所搆之辭乎此人誣陷之慘甚於丁應泰之變矣 先王遭應泰之變尚不視事憂悶痛迫况此千古所無之大變乎光啓出來云云之說自有東方以來曾所未聞若不急急處置則光啓雖曰不來又安知復有如光啓者乎以事理言

之則依　先朝李恒福入往例大臣所當疾馳赴訴於
帝庭但今之大臣皆老病勢難往矣他使臣十分擇差
急急入送快辨厚誣事當日內速爲議處備邊司回啓
曰臣等得見徐光啓䟽辭其以我國與奴賊結好爲言
者滿紙張皇而一則曰遜辭復之一則曰遂入牢籠一
則曰執幣交酬一則曰棄以資敵至以監護二字顯作
出使之名號乃曰情形變動便當責以大義峻切奏聞
以便措置防範云此由前日胡書之往復致有遼廣之
流言而熊經略問及於金緻李覺等之行者無非流言
之所中則光啓之謀亦必因此而發而許多辭說極其

陰慘無形之言罔測之計形諸文字略無顧忌其心已
無我朝鮮矣臣等不忍正視極切痛惋之至一自喪師
之後兩帥降在賊中尚保兇喘致令伊賊執以致書於
我國行間於　中朝轉輾流播疑以傳疑以至於此耳
近觀通報及前後使臣狀啓　中朝之疑我不獨一光
啓而已九卿會議覆題之辭其意亦同豈不大可懼哉
不於此時專差具　奏籲呼而痛辨之則市虎投杼之
患難保其必無而他日無窮之禍將不可勝言矣陳奏
使臣令該曹急速擇差奏文令承文院急急磨鍊答曰
依啓凡事皆有事機一失其機則萬事皆不得順成矣

況此辨誣之舉乎文書磨鍊非難而使臣差出不易此時何可拘常規乎庭請不叅雖曰有罪二年減祿亦足懲矣壬辰亂初 先王命放鄭澈鄭彦智等被謫人至授體察之任況只論啓之人乎今此辨誣必須擇用華國手段李廷龜在先朝亦嘗善爲辨誣今差陳奏使今月晦來月初生勿退發送○備忘記陳奏使李某差送事下教後尚不處置辨誣之事日漸遲緩是何故也問于備邊司回啓曰伏覩備忘記有辨誣使李某差送之教臣等竊念李某雖在待罪之中自上蕩滌特差聖慮所在極爲允當意謂該曹自當遵依舉行不復回啓矣

今承下教不勝惶恐備忘記李某 非但累度赴 京
本來有病人也陳奏使醫員各別擇送○十五日陳疏
辭免疏已見他編答曰我國被誣之痛窮天極地卿可
竭誠洞卞此誣則其功勳足以昭華簡策輝映宇宙宜
勿控辭更加盡職○十二月二十九日命招引見上曰
今此辨誣至寃極痛卿等竭力周旋期於快辨李曰臣
待罪郊外與死爲鄰不意聖上拔擢廢棄湔滌罪戾臣
感激洪恩不知死所第臣衰病昏忘恐不能稱塞聖意
也上曰卿屢度赴 京深用未安而自 先朝善爲辨
誣如此事屢爲得請卿可竭誠爲之李曰我國二百年

來禮義忠順之稱著聞天下 皇上之於聖上恩眷又
逈出尋常今雖有意外之誣 皇上豈不垂察今此被
誣之由非但降將自高生還賊亦以和爲離間 上國
之計差胡持書出來朝廷非不知斬使焚書在我無可
恃之事羈縻之策亦帝王待夷之道未免遣人來往以
致訛言傳播至於此極然只令邊臣答之所送梁諫又
稱邊臣小校此則皆已告達於 天朝執此而爲辨則
亦不必疑訝雖內不深信而外必容許矣第臣區區之
慮臣等入去之後若因賊恐脅朝廷處置與今日不同
則必與 奏文中辭意大相矛盾臣等之被詰問於

天朝固不足言竊恐聖主終不得有辭於天下也上曰
備局以此賊不足憂此可悶也李曰備局豈以爲不足
憂此賊悉衆而來則我國固無抵當之勢第觀此賊必
先計而後戰未嘗妄動即今 天朝大兵方壓窟穴渠
豈敢捨之而悉衆侵我乎備局之意不過如此賊之求
和於我者亦緩我使不得助兵之計又欲使天朝疑我
而離間之計也渠既以計哄我我何必不用計乎責以
撕殺將士緩辭答之以啚自强防守亦兵家之一道雖
遣小譯偵探賊情亦無不可而凡事無論大小皆禀經
略大則奏 聞小則咨報胡差出來則即報經略曰賊

書如此何以答之乎遣人偵探則曰欲探賊情未知如何許之則爲之不許則不爲商議可否與經略誠意交孚彼此一心則經略必善指揮我國待此賊有所憑據非但折其賊謀我國之事必當利益矣上曰此賊之出來西北俱可憂而備局北方則忘之尤可慮也李曰備局豈忘北方乎但西方之守亦以無兵無食爲慮北方則力有所不贍耳賊之捨 天兵而徃侵北方今則似難矣義州之路最可憂而 天朝鎭江寛長奠聲援甚多聞 天朝方置萬八千餘兵於寛奠等處云臣等入去後此賊若或犯寛長近處及我國地境則 天朝必

問曰遣將持大兵鎭守汝國如何云則臣等何以對之
上曰弁與備邊司詳議而去上曰雖非　奏事隨事呈
辨善爲周旋李曰非　奏中之事則使臣似不敢擅爲
而若或有意外誣枉之事則敢不隨事陳辨乎上曰遼
廣路絶則某路出來之事當思量而去李曰豈至於此
不幸如此則自天津有乘船之路自天津至旅順口則
經過水宗大海水路極遠自旅順至我國則不遠云我
國龍鐵之間若有經行水手則除不緊負役而啓請帶
去觀勢爲之伏計上曰弁與備局相議而去卿等赴
京頻數豈無獨賢之勞哉但今此事國家莫重之被誣

卿等宜更竭心力籲呼部閣期於動聽快雪至痛極寃
而必奉 勅出來然後海内之觀聽亦新另加詳察善
啚〇三月初六日越江〇十二日抵遼陽〇十三日請
都司衙門呈咨文大大人宋文鑑二大人王紹勲引接
廳内問此行爲何事情使譯官袁廷老等告曰兩起謝
恩及辨誣陳 奏也 中朝科閣䟽揭之中至有不忍
聞之説寡君不勝寃枉瀝血封章都司曰 中朝雖有
此等説話貴國忠順天下所知豈有信聽之理陳 奏
則自當快釋矣初到遼東衙門下人等盛言盍布遺賊
之説令袁廷老等告於都司曰非但向來流言職等來

時路遇通官金克己回自遼東說稱降胡供辭有朝鮮
以盔百石牛三百頭及船百隻綿布無筭送遺奴寨之
說此言尤甚無形小邦力弱兵單雖未能殲滅此賊惟
願不與俱生古今天下寧有媢賊資粮之理况鴨綠一
水橫截彼此踰大山越重嶺歷險五六日程始達奴寨
其能陸地行舡乎此不足多卞而其降胡明是細作奴
賊欲使小邦得罪於　天朝圖所以離間者前後百端
向來流言據此可以推知云則王紹勳等初不欲明言
相顧不荅笑謂宋文鑑曰陪臣之言是矣頃日果有此
說而上司皆不信也仍曰貴國亦爲防守乎近日虜情

如何令表廷老等答曰小邦豈敢小懈防備沿江各邑
及三路設險處分兵把截恒如敵至賊情則虛實之間
有聞輒 奏併咨上司矣近日凶賊聲言直犯寬奠或
言移兵先擊小邦前後報咨大人亦必見之都司曰知
道茶罷辭出○十四日早詣經略衙門伺候於供給廳
供給官王宗聖設酒饌饋之標下將官五六人爭來見
問貴國以塩醬牛隻多遺奴賊賊中飢荒賴以生活云
然耶令表廷老等極言陳辨如都司前所言則或云傳
言何可信是必細作之奸計也或有微笑而不答者或
問貴國江水與胡地相通否答以鴨綠豆滿江水與胡

中黑龍江混同江泒別隔遠之狀明白陳卞則諸人頗以爲然而但慮經略或有此等詰問則不可以譯舌傳告故預書小錄數紙納諸袖中以備問對俄而經略坐堂使表廷老呈咨文則經略開見從容覽畢行見禮則經略卽出立楹外荅揖甚恭跪進呈文則經略招鎭撫指問使臣等職名某某卽引之近前而立經略披覽呈文再三點頭舉呈文而言曰這中事情俺已曉得明白貴國禮義之邦忠順朝廷二百有幾十年矣頃間雖有流言俺及部院都不信他所謂宣 諭監護等事京裏果有此議其意不過貴國於上年折了萬餘兵馬故欲

遣使宣 諭欽賜銀兩仍留義州團練兵馬脫有緩急
使之救護本非察其情形之謂也令表廷老等對曰小
邦寃痛之情具在原咨及呈文老爺既已洞燭寡君自
聞此說坐不安席仰天椎心瀝血封章冀雪厚誣老爺
按臨近地小邦事情及凶賊奸狀惟老爺知之此賊行
間彼此啚欲得罪於 天朝以爲專意南侵之計若不
察此情而反疑小邦則是落其計中也經畧曰 天朝
與貴國有脣齒之勢豈有因往來流言而致疑之理科
閣此說果有之而上年冬末俺始得聞貴國此咨發於
臘月十一日何以聽得如此之速也令表廷老告曰此

乃徐費善張御史疏揭中語而上年冬初千秋陪臣在
北京馳啓者也雖未知此議今則如何而大義至嚴惡
名難雪旣聞之後則不可一日掩置而容息於覆載之
間故歲前寡君即爲拜 奏而陪臣在途得病今始入
來矣且途中逢着通官金克己說稱降胡供辭有朝鮮
以塩布牛隻載於船隻送遺奴寨之說云言之不近乃
至於此以此而推之則向來流言之誣不足辨矣經略
笑曰雖有此說俺豈信乎貴國但當盡意防備共殲此
賊則流言自息矣義州分兵事要令經略先發言後欲
陳本國事情先以小紙書一錄而稟曰賊情及小邦事

情欲禀者多而傳譯之際辭不達意且軍機貴密不敢煩說願以小紙呈覽經略頗有喜色曰俺亦欲有問而不好說了此言是矣文字通情甚好甚好云即以小錄呈納其錄曰職等在本國續據北道及邊上走回所供皆云奴賊將先搶寬長等鎮使本國阻絕於　天朝雖未知虛的而此計若成遼左路絕則小邦更無支撐之望頃日寡君告急於　天朝請置重兵於寬奠職等途中見告急陪臣洪命元馳啓則兵部覆題已許置兵寬奠各守疆界云即今布置方略專在於老爺未知老爺作何處置事係軍機寡君切欲知之故敢此仰禀經略

詳細覽過微笑曰此事在我處置俺自當料理軍機重
事不好煩說未知貴國防守形止如何卽以預草小紙
又爲呈納其錄曰小邦防守形止昌城最近賊路與寬
奠接境賊由牛毛東葛等嶺而來則行幾百里然後寬
奠昌城之路始分而寬昌兩鎭僅一日程緩急應援此
爲最緊寬奠不守則昌城無復倚援鎭江亦何能獨存
而義州危矣昌城一帶所恃者江水今則氷解不似向
來之危急而沿江郡邑人民本小又無據險之處故以
江界之狄踰嶺碧潼之九階嶺理山之牛嶺車踰嶺板
幕嶺爲上路設一員大將以守之以昌城之延平嶺緩

項嶺爲中路設一員大將以守之以義州爲下路設一員大將以守之沿江諸城若或不守則清野而疊入欲退守此三路兵數則通共僅萬餘人非但派送之數處處不敷上年深河之役邊上健卒陣亡殆盡今則抄發內地農民替爲赴戍零丁浮寄皆是不教之兵各處將官添兵之報日至而不但無兵可添見調一萬之兵亦不得繼粮方有自潰之變小邦君臣日夜憂悶者此也蓋小邦本地瘠民貧壬辰兵亂之後田野不闢生齒未繁一年之蓄未支一年之用而上年自春不雨至于七月種不入土野無青草及秋又有水溢早霜之災凶歉

之慘古今未有而八路同然民無就食之處職等來時
目見途殣相望易子而食寡君罄內藏之財以補軍需
停百官之祿僅支經費公私赤立上下遑遑頃日寡君
之請貿穀於中江者計出於不得已也今日事勢至於
如此若重兵屯於寬奠使遼路不阻則小邦得以倚援
於父母之國而氷合之前則賊警稍緩沿江防守之兵
猶足自衛老爺區畫小邦之事無間內外若蒙深察小
邦今日實情則必善爲處置使小邦得免窘急狼狽之
患敢此備陳經略以手指逐行點抹如防守形止及氷
解警緩等語則點頭不止字字句圈甚有會意之色曰

誠是誠是如上年飢荒請貿穀中江事則慼頞而傷歎曰實情實情貴國事情今始明白曉得此去鎮江四百里餘緩急何能及援置兵鎮江相爲犄角似合機宜兵部是我我是兵部閫外之事我當專之俺當善處貴國放心可也又以小紙書呈曰鴨綠之水出自白頭山西流爲鴨綠東流爲豆滿横截兩界而近因走回人聞有自閭延缺二字至回波者曰混同江自回波過忽温城外入北海者名曰黑龍江或云烏龍江此兩江則在胡地深處與鴨綠豆滿相距絶遠其間不知幾千里重山疊嶺絶無通船之路降胡百使船之言無據甚矣經略點

頭曰須有烏龍江造船之說俺本不信設若浮水而下
瀋陽遼東其可以水戰乎渠造船我不管不造船我不
管俺只管整理在我之道而已俺以十三省兵馬分守
要害渠何敢輕犯貴國乎且曰俺昔爲巡按時巡寬奠
等處在長奠東望數十里許有城子此是昌城乎廷老
等答曰是矣經略曰沿江而下又有一城此義州乎答
曰是也經略以足畫地曰此是寬奠其次長奠永奠大
奠形勢如此今皆瞭然鴨綠江水在於昌城那邊通船
之說不須辨也云觀其辭色吐露傾倒言言皆實我國
事情甚有洞快釋然之狀問答如響小無厭色而所陳

之語皆已聽許久立風簷至於日晷似爲未安告辭而
退則經略止之曰今不須辭明當領我一宴要更相見
仍令作揖而退經略仍立楹外俟使臣等出大門後始
還坐○十六日以謝宴事詣經略衙門請拜謝則經略
出立楹外擧手止之只令作揖○十七日聞邊報入來
城頭立旗放砲遑遑有防守之形使譯官等探問於衙
門則昨日賀總兵在虎皮驛馳報奴賊約有四萬餘騎
進屯鐵嶺迤北十里許操撻萬餘騎下營於撫順所敎
場以歩卒爲先驅以車多載攻城器械故李總兵懷信
昨日領兵馳赴柴總兵國柱今日繼往四門外布列火

車碗口等具四營兵馬一時整陣而經略率諸將官早
出巡城十七日未時更有砲聲震動天地火雲撑塞半
空令譯官韓後信走馬入城探問則城西門內李成樑
廟堂有大梗空家經略定委官製造火藥於其處今已
半載積蓄火藥約有六七萬斤造藥軍丁研藥火出廟
堂及空家隨焰騰空四鄰房屋延爇打壞者百數十家
西門亦壞半邊屋樑柱椽瓦甎飛衝四五里委官王崇
角造藥軍丁四十餘名行路人民家男婦城內外掘築
城軍人觸傷打死者不知其數或云幾至千餘云經略
監軍以下諸將官俱到其處至於涕泣慰撫而哭聲滿

城慘不忍聞此是數百年來所未有之災經略經年積
蓄火藥一時燒盡多云細作所爲而未知其詳云大槩
賊報數日之內十分緊急皆云寧賽之兵欲先犯三叉
河衙門將官亦頗驚訝恐是兇賊分路進搶以爲腹背
横截之計一行進退極狼狽欲急速冒往而經略都司
遑忙長在城上回咨未易受出夫馬亦不打發一行所
寓之家四川守備周一桂亦爲同寓頻數相見遼陽消
息多般探問而未有大段異聞衙門將官皆問黃德諛
等死與不死對以降賊逃還王法難赦老爺移咨國王
請以貸罪故姑令免死發邊充軍責以立功云則皆曰

法雖當死此處置亦好矣云賀摠兵世賢領標下軍兵駐劄虎皮驛本驛去遼陽瀋陽俱六十里而經略以鑿壕事送令箭於賀世賢使抽送五百軍丁來赴役所則世賢不送曰我對賊壘而陣令以馬軍棄馬赴役則脫有緩急何以為用後若再有此令則斷我頭去軍不可送經略頗喜而止之云經略銳意城守親督軍兵計日董役大鑿壕池方引入太子河燔甎築墻修堞增埤軍情則頗苦而遼左一路恃而無恐築室耕田民有固志矣將發遼陽令譯官等更討回咨於經略兼探賊報則奴賊盡率男女進屯撫順將為大舉決戰之計賀摠兵

自虎皮驛進劄瀋陽卽刻送旗牌官報稱賊騎數百誘引挑戰而摠兵堅守不戰諸軍方令陸續赴援西邊則時無緊急聲息云而但三叉河分搶之說人皆盛言此則所經前路尤欲速爲過去而都司宋文鑑新莅之後初見我國使臣之行需索禮物倍於前日不肎打發艱得停當矣○十九日遼東離發行到三叉河大軍塞途雖以浮橋不能容渉列立江邊兵馬及火車粮車連亘數里一行亦宿於江邊問之則經略以邊上賊報調發廣寧住劄將官且催在途軍馬故如是陸續赴遼云翌日到廣寧摠兵李光榮領三千兵馬以來令通官叩頭

於轎前告以奉謝 恩表入去之由且以西邊有警請
於一路調發護送軍馬則摠兵即差夜不收給令箭隨
行使之調發護送至關云摠兵去處問於標下將官則
經略以東邊賊報甚緊急令領兵進劄於東昌堡以防
三叉河船路之賊云所謂東昌堡即牛家庄在三叉河
二十里蓋以 中朝哨報及我國所報皆有奴賊與宰
賽合謀分搶三叉河之説故如是防守云俄遇陝西兵
二千甘州兵三千八百河南兵一千五百連續載路次
第援遼云○二十三日到廣寧令通官往都御史衙門
依例見官後問東邊賊報則曰賊方駐撫順將爲屯田

久留之計云遼東以後日日大風掀天日氣陰寒行中
貟役傷痛者甚多○四月初一日晩門入山海關行到
玉田流聞　王皇后崩逝而言多不實○十二日到通
州始見人皆戴白往衙門討得禮部印頒通報一紙留
一日變服欲爲專人馳啓之際適遇告急使洪命元北
京離發先來之去撹駐路上順付以送○四月十四日
入北　京○十六日呈奏本于鴻臚寺○十七日見
朝○十八日往禮部見堂仍呈咨文十二角次詣主客
司見郎中秦士文○十九日往兵部呈咨文三道仍進
呈文則尚書黃嘉善坐堂擧手答揖再三披讀點頭良

久招袁廷老等進前而言曰貴國忠順　天朝二百餘年雖有行言豈有致疑之理頃者這邊果有一種之議而　聖旨時未批發你國若有疑慮之意則亦當議而寢之今見咨文及陪臣呈文向來流言果是山賊離間之計　天朝雖不信之而大義所在不得不辨云對曰知小邦情事莫如老爺察奴賊奸狀亦莫如老爺今承丁寧之諭不勝感激第陰順折入等語是果何等罪名耶科官既筆之於書傳播天下老爺雖面諭諄切或移咨開釋其何能家喻而户說乎若無明　勅則中外耳目恐不能快釋而小邦邊上將卒亦必解體矣尚書點

頭曰原本未下俟科抄發送再作議處〇二十二日
奏文自內閣下於兵部此事雖係兵部而禮部是清論
所在我國凡事雖他部必通禮部後方爲舉行云〇二
十三日請禮部呈文懇請則右侍郎孫如游答以曉得
因序班葉世賢及禮兵部老吏等聞兵科給事中薛鳳
翔爲人多氣與徐光啓張至發等一隊名官主張東事
向來之齮齕本國參劾兵部及閣老皆此人等所爲又
與熊經略相爲表裏凡干東議必攘臂當之頃又因他
事上本語侵本國之事洪命元出去時暫言之到此首
先求見其稿而事係軍機秘不出示多給銀錢於科吏

始爲得見則其曰朝鮮畏懼之深隱爲輸獻稱報之音
譯乍陰乍陽偵探之伏請倏此倏彼及初議朝鮮之役
宣慰爲名監護爲實彼中情形叵測萬一察知而問與
不問報與不報之間更有難之難者等語極爲陰慘序
班等皆言此人若不回心則貴國之誣兵部及閣老雖
欲許辨此人必爲沮撓況望降　勑快釋乎此人以署
印給事獨在兵科專掌兵務風力甚峻　朝廷皆受其
口氣云提督陳玄藻亦畏其威至以頻數呈文爲非不
許出門之票仍以小紙書送曰是非旣明屢辨不已便
近於贅靜聽爲妥恐議論中又生議論也○二十七日

預搆呈文於閣老及薛給事前往西長安門外候方閣老入闕呈於路左則閣老再三舉手令起立曰那裏有這等事斷無此理如是者再令表廷老等更告曰小邦情事具在原 奏及呈文老爺自前於小邦之事特加濟恤今此窮天極地之痛專望老爺轉行該部速請明勑云則閣老曰候部題吉下另議處置呈文則當從容看了俄頃兵科薛給事自闕出來又為呈文則給事舉手請立接受呈文曰俺當留覽更無所言揖之而去是則似以風憲體面不肯開說也未知意向如何周旋於科吏使之聞見則部科吏等曰原 奏初下給事全不

可否及見呈文之後始令抄送於該部似有開釋之意
雖不至開釋此爺性缺今既無事發抄不爲參論此是
係國之幸也但雖已抄送而兵部黃尚書屢被參論於
此人必畏而不即題覆雖或題覆不至於請 勑吳詹
事徐御史張方在言論重地豈肯以自家所論爲非而
循貴國之請乎前日陪臣等雖或呈辨不過泛然以不
信不疑之語隨例荅之而已今亦必如是善荅至於攻
破科臣之說痛辨流言之誣降 勑快釋則元隻在傍
豈不難哉○初六日又搆呈文往兵部投呈則黃尚書
從容覽訖招表廷老等進前謂之曰凶賊行間之言貴

國忠順之情　天朝不信不疑頃日已丁寧說與陪臣而今必欲詳　勅者欲使中外耳目昭布快雪而奴酋再不得肆其行間之謀也耶一行叩頭以謝曰奴賊凶謀　天朝不信故職等敢來陳辨萬一見疑則小邦何暇於辨職等何敢仰訴乎雖知其不信不疑而寡君血誠封奏者欲得　皇上之一言昭揭天下之觀瞻尚書曰此意亦是而論議瑣瑣俺亦不得自由當會閣議差又呈文于職方司則仙郎中曰頃日一種之論今尚有之而貴國之意若以此疑慮則今當寢而不行至於請勅則纔於洪命元之行已爲降　勅皇言不可煩褻本

部亦何敢又爲煩請乎備咨回復未爲不可至於硝角
則遼東火藥燒盡自此傾儲輸送年例之外决不可又
爲許貿云廷老等再三懇告如尚書前所陳則曰儉言
亦是當聞外議而處之云尚書旣有會閣之語故夜搆
呈文翌朝又往西長安門外如前候呈則方閣老曰
皇勑頻數雖似未妥陪臣之必欲請　勑其意亦是前
者呈文亦已轉諭兵部而時不來問問則當更諭之雖
不來問覆題若下則當於旨意票發云翌日科吏五六
人馳來持示薛給事小稿題曰奬朝鮮君臣稿非但措
語極其慰奬至於催兵部使之速覆前後議論似出二

人未知其由問諸科吏則曰薛爺前者持陪臣呈文往
見閣老回家數日草出此稿是必頓然回心也原　奏
旣已抄送之後別送一稿此則前所未有之事也云兵
部見此即搆覆題草送示於行中觀其措辭誠悃備悉
定非皮毛之語薛給事之如是翻然回意誠所未料極
爲多幸兵部覆本已爲上進　皇上一向未寧近來公
事尤多寢閣禮部題本則請撰　勅書就令陪臣賫回
而兵部則云撰給　勅書賫赴經略轉差官一員須示
云問于該吏則曰黃尚書以爲此事於該國極爲章大
詔使出去則尤有光彩而慮本國煩費只令經略一差

官同諭在本國別無煩弊而奴賊聞之永絶離間之謀
彼此觀瞻甚爲明快其與陪臣之自賫以去一倍加榮
云而竊計經略差官雖草草往來不無供億之費則誠
不如使臣賫回之爲便而或云此事流言本出遼路差
官同去共須明 勑則邊上耳目快知昭辨果如黃尚
書所言事體尤重此亦然矣但 勑書以使臣名受出
於文華殿而到遼陽不可 督付差官勢當仍爲賫去遼
陽邊報出於通報者或緊或緩頃者西㺚來搶西寧堡
此乃三叉河之境援遼兵馬連續出去四川女將宣撫
使司掌印女官秦氏上本自募領手下兵三千赴遼討

賊兵部奬諭其弟秦明屛其子馬祥麟并格外加銜激勸忠勇云聞秦氏能使五百斤大刀其子祥麟年今十六歲而乃馬伏波三十八代之孫亦有勇力云云兩部銜門下人及序班等皆言今番之事徐賛善張御史方在京主論攻破其說甚爲難便禮兵部互相推調不肯發言而薛科道議於閣老有此快釋至於催該部使之覆請降　勑陪臣不可不即爲往謝云云○五月十七日往西長安門外候閣老入來叩謝於路左則閣老曰兩部覆本皆爲一樣乎令譯官等對曰皆請降　勑而禮部則請令陪臣順賫兵部則轉經略差官頒示矣閣

老曰曉得舉手連揖顏示慇懃之色俄而薛給事入來又致謝意則薛給事喜動顏色作揖而言曰國王 奏稿及陪臣呈揭講的明白貴國情實今始洞悉矣此是公事何必私謝俺之另草奬稿得見否對曰得覩其稿小邦寃枉之情似已快釋無蘊尤感老爺恩典云則給事連揖各各致禮而去翌日科吏來言薛科甚喜陪臣委往致謝謂其同僚曰朝鮮忠順禮義之邦頃以流言汚衊其君臣寃憤欲死竭誠呼籲此亦禮義之風誠可嘉也云云○二十一日又往禮兵部行謝如前是日禮部題本先下奉 聖旨是 勑着陪臣賫去未及回館

閣部諸衙門下人來討喜錢者盈滿館中連日不止皆
滿欲而去欲聞賊報往探兵部秘不詳言而聞西賊連
搶廣寧一路近又奴賊四出搶掠鞍陽寬奠草河口等
處庄家人畜撕殺無餘且掛招降榜文兇賊稱金稱朕
曰軍民若不速降則雖入山海關我當隨往且舉徽欽
五國城之說恐嚇　天朝聞來不勝痛惋
經略前呈文
謹呈爲仰陳情事冀蒙　照察事職等賫奉寡君謝
恩表文及辨誣陳情　奏聞前赴　京師小邦寃痛之
情具在寡君原咨老爺想已留覽職等竊詳前後流言

皆出於哨役之謊傳或出於降虜之詐供奴賊行間之
謀老爺想必洞燭無餘矣第因陪臣回自 京師續得
科閣疏揭或謂小邦折入于奴至請以監護朝鮮察其
情形或謂小邦陽衡陰順至疑以舲舸南至入窺登萊
豈因向來哨報之說傳訛襲謬而有此疑耶夫爲人臣
子見疑於君父則子不得爲子臣不得爲臣誠不可一
日掩置而容息於覆載之間況此折入陰順等語聞之
膽裂言亦汚口此果何等罪名而當蒙何等刑章耶大
義至嚴惡名難雪人臣苟被此誣則惟有死與辨耳不
死則當辨未辨則當死其烏可苟焉而已寡君自聞此

說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西望踧踖仰天搥心瀝血封章
日夜望其昭雪而辨暴流言明　奏天廷惟老爺是望
焉不審老爺其肯動念否乎仍念此賊兇狂桀逆既已
稱兵射天何有於小邦而至今未肆侵軼者非但力有
不遑惟以小邦於渠為切近之敵在　天朝為父子之
國其所以飛謀行諜圖欲離間者無所不用其極再送
差胡偃然通書肆其悖說嘗試淺深其兇謀狡計無非
引惹事端搆釁彼此何嘗有求款之實情哉小邦非不
知焚書聲罪斬使馳　奏而挑怨速禍非禦戎之長策
將計就計亦兵家之勝筭只令邊臣嚴辭報荅以示斥

絕之意而仍差牙下小役同往賊寨要探彼中情形此
等情節已經節續具　奏併咨老爺臺前有問輒達無
事不報何嘗有一毫隱情亦何嘗有一毫他意未知可
監者何事可察者何情賊乃執此之迹或指謂差官講
和或稱以迎接宰相廣布飛語以惑人聽欲使慈母投
杼於三至唉此兇賊雖有此百端挑激曾謂　天朝落
其奸計而遽疑二百年忠勤之屬藩乎且職等出疆之
後路遇通官金克已回自遼東說稱降胡供辭有朝鮮
船百隻塩百石牛三百頭送遺奴寨之語云職等聞來
不覺竪髮況寡君聞此則何以爲心小邦常恨力綿兵

單不能殲滅此賊以雪上年之耻惟思協助 王師以畢 天討誓不與此賊俱生忘讐養寇以資盜粮天下寧有是理况天限一水東爲豆滿江西爲鴨綠江源雖發於胡地而自賊寨踰太山越重嶺歷險五六百里始到此江氷解之後小邦之恃而無恐者此也此水若能通船於賊寨則小邦久已不支矣今所謂百隻之船未知陸地可運乎言之不近乃至於此誠不欲掛之齒牙有所陳辨而老爺若嚴問細作則奸情必露向來諸説之誣因此亦可以推知矣伏惟老爺受命危急之日按節喪敗之餘風猷遠播精彩立變輕裘緩帶不動聲色

而老羯因首不敢喘息邊民高枕按堵如故小邦君臣
加額想望鼓舞風聲於數千里之外者今二年矣知小
邦情事無如老爺察兇賊奸狀亦無如老爺小邦安危
成敗都在老爺度內伏願老爺明鑒快釋一併轉奏以
全屬藩以折兇謀不勝幸甚

禮部呈文 兵部同

謹呈爲仰陳情事冀蒙照察懇乞大部轉 奏天聰快
降 明勑以釋疑阻事竊以 君臣天地之定位貳則
亂也父子天性之至親疑則變也人苟得罪於此則臣
不得爲臣子不得爲子以身則生不如死以國則存不

如亡惟當竭忠盡孝開陳情素以冀君父之照察耳寡
君以爾謝 皇恩齎奉表文遣職等來也適因陪臣回
自 京師續得科閣疏揭或謂小邦折入於奴至請以
監護朝鮮察其情形或謂小邦陰順奴酋至疑以舲舸
南至入窺登萊嗚呼此即臣而貳也子而疑也此果爲
人臣子所忍言所忍聞者乎寡君自聞此說憂惶震悸
無地自容直欲自列於軒陛之下而不可得則瀝血披
肝以封此 奏盖乏使以命職等又惧瀆擾不敢專
奏職等竊計科閣之疏揭皆因東事論說而初非自爲
揑造多出於哨役之謊傳與降虜之詐供此賊行間之

謀閤下亦必洞燭第其折入陰順等語此果何等罪名
耶言之者不可以疑似而遽加聽之者不可以疑似而
姑置其爲可苟焉而已也仍念此賊以草間小醜本不
齒諸乇之種而間乘沴氣跳梁自大兇狂之極乃敢稱
兵射天是實天促穢運自送其死而惟其積謀稔惡固
非一日蜂蠆之毒至使十萬　王師一朝衂辱追思至
今膽湧如山小邦師徒之敗誠不暇自恤而惟願擧國
奔敵效死於鋒熖以雪君父之此耻耳此賊兇狡有餘
旣知小邦於　天朝爲父子之國又懲深河之役常恐
小邦議其後而渠不得專意南侵其所以飛謀行諜啚

欲離間者靡所不用其極乃敢再送差胡偃然通書肆
其悖說嘗試淺深者無非引惹事端搆釁彼此何嘗有
求款之實情哉設使真欲求款伊既負竭窮荒專用暴
力威令非畏也號名非慕也叛服其態也信義非性也
百年卵育之　天朝猶且狺然反噬其視小邦特是一
蕞小邦雖極愚暗豈因其一价來往輕信其片言媚悅
而遽與通和自陷罔測之誅哉非不知斬使焚書而挑
怨速禍非禦戎之長策將計就計亦兵家之勝算只令
邊臣嚴辭報答以示斥絕之意而仍差牙下小役同往
賊寨要探彼中形勢此等情節已經節續具　奏併咨

大部及經略諸衙門何嘗有一毫隱情亦何嘗有一毫他意未知可監者何事而可察者何情賊乃執此之迹或指謂差官講和或稱以迎接宰相廣布飛語以惑人聽必欲使慈母投杼於三至賊雖遅間有此百端挑激曾謂　中朝落其奸計而遽疑二百年忠勤之屬藩乎臺閣名臣一言鈇鉞白簡霜飛天下聳觀小邦之惡名想已流布於中外玆豈非窮天極地之寃乎苟無　皇上一紙　明勑快賜昭雪則不惟小邦臣民疑阻擧無樂生之心抑恐邊上將卒解體或弛討賊之志奴賊聞之亦必竊笑其奸謀之幸成也嗚呼措犬豕謂之倫則

童子知耻與讎賊謂之和則匹夫猶怒況千乘之國乎小邦雖甚僻陋亦知天之高地之下人之所以爲人禽獸之所以爲禽獸其於君臣父子之道逆順禍福之理講之素矣壬辰之亂十年陷賊八路魚肉而猶能守義抗賊終始一節矧今一見兇書遽被哄脅遂忘君父之讎甘心犬豕之倫求之情理近乎否乎伏惟閤下職典邦禮望隆台鼎義聲仁聞不但小邦欽感蓋天下誦之矣小邦冤痛之情不于閤下而將誰謁伏願閤下曲賜照察亟蒙轉　奏俾小邦得免覆盆之冤職等不勝祈懇之至

兵部再呈文 清吏司同

謹呈爲再陳情悃事曰職等呈上寡君原咨仍將賤悃輒復具書隨譯而跪進焉伏惟閤下不寧賜之省覽與之酬應蓋不倦奮然義乎色惻然仁乎言一則曰行間之流言不信二則曰忠勤之屬藩不疑其所以釋窮天之誣而垂千金之諾者不啻鄭重大君子度量光輝一何盛也其曰不信其曰不疑既聞命矣惟其恃吾父母之必不信必不疑故乃敢竭誠盡孝有所籲辨向使萬分有一信萬分有一疑則小邦早已無國矣見絶於父母而爲逆亂之區得罪於倫紀而爲禽獸之歸奚暇於

顧奚暇於辨哉夫所謂折入陰順者未知何事所謂監護察情者未知何意歟豈兇賊之奸謀閤下不信而信者或有之小邦之實情閤下不疑而疑者或有之耶誓心討賊竭力征繕抗義斥絕具 奏畢陳是果折入乎是果陰順乎是果有可察之情乎是果有可監之形乎古昔變亂之國始有監護之設小邦則仰 天朝如父母而今忽待之以變亂之國二百年冠裳之域無故而變爲禽獸雖歲荷寵綏之典日受便蕃之錫 恩榮是外物亡國亦餘事見疑於父母何以自立乎訏謨之地羣策畢擧詞臣之獻議科道之抗言無非爲天下大計

慮之周詳亦非必真謂小邦實有此事而論說之際竟使小邦蒙被惡名至於此極疏揭一播噍矣萬國咫尺輦轂天日照臨而猶有信不信疑不疑者況天下之大八荒之遠其能家諭而户說乎況小邦自聞此說上下驚惶相顧失色至於邊上將卒亦皆疑懼自阻莫省所由苟無我　皇上一紙　明勑快賜昭雪則中外流布之耳目其何以辨之小邦疑阻之羣心其何以釋之兇賊行間之狡計其何以折之職等既聞閣下不信不疑之命而猶復瀆擾者惧於題覆之時不及　明勑使向者丁寧之諭終爲一堂之空談也衷情所發言不知裁

伏惟閤下更垂察焉

禮部免宴呈文

謹呈爲免宴事從前小邦陪臣之進京也其來其去例有下馬上馬之宴實是 聖朝親邦國懷遠人之盛禮而下邦賤价得霑 皇恩於尊俎之下至渥又榮也第今 聖母賓天率土嚬哀乃以煢煢之疚進粢秩秩之筵於情於禮俱所不敢伏乞大部俯諒下情即令照例許免不勝幸甚

禮部質問呈文

謹呈爲質問醫方事小邦海外荒僻聞見寡陋醫書藥

方雖購得於 中朝而書未廣傳術無所稽岐黃秘奥之旨藥石温凉之理尚未洞解自前使价之來例遣醫官就質於太醫院衙門故頃年 國王選委內醫院正崔順立安國臣等呈請質問伏蒙大部移文該院許令出入証正指迷指示開益頗多小邦之人欽戴同仁之化不勝感激第所証質未免疎漏詳略不齊疑義滋多玆又選差內醫院正尹知徵隨職前來欲將舛誤件款更爲稟問煩乞大部查照舊例轉行太醫院衙門並發門票以便往來講質俾小邦得蒙博施之澤不勝幸甚

提督前呈文

謹呈爲仰陳情悃事小邦情事具在寡君咨奏及職等
呈揭既蒙先稟台覽想已洞燭無餘昨聞科抄已到兵
部仰討門票有所中訴伏蒙台批以是非既明靜聽爲
妥爲教是固盡之矣謹當遵命第此惡名之辨與不辨
實係小邦人獸之判兩部及科閣雖已許之而若於題
覆之時泛然措語不及 明勑則猶未也此所以急於
申訴不能靜俟者也比如蒙不潔者望水於人雖知其
必濯而亦烏可坐而耐久乎伏聞臺下欲將職等呈揭
轉通職方司云既諭以靜俟其成又許以曲爲成就大
君子待人忠厚之道至矣不勝感歎原 奏雖下本兵

親邦國以禮通遠人之情乃大部之事而按臨提衡尤係於明執事玆敢附上職方小揭伏惟臺下善爲指教終始其恵并許門票俾得趂期呈訴不勝幸甚

閣老前初呈文 禮部呈同

謹呈爲仰陳情事乞蒙照察快降　明勑以釋疑阻事竊以君臣天地之定位貳則亂也父子天性之至親疑則變也人苟得罪於此則臣不得爲臣子不得爲子以身則生不如死以國則存不如亡惟當竭忠盡孝開陳情素以冀君父之照察耳寡君以爾謝　皇恩齎奏表文遣職等來也適因陪臣回自　京師聽得　天朝䟽

揭之中或謂小邦折入於奴至請以監護朝鮮察其情形或謂小邦陰順奴酋至疑以船舸南至入窺登萊嗚呼此即臣而貳也子而疑也此果爲人臣子所忍言所忍聞者乎寡君自聞此說憂惶震悸無地自容直欲蹶穿西奔自列於 軒陛之下而不可得則瀝血披肝以封此 奏職等竊討詞臣之獻議道臣之抗言無非爲天下大計爲東事深慮而亦非必真謂小邦實有此事只因哨役之謊傳降虜之詐供而有此論說第其折入陰順等語此果何等罪名耶言之者不可以疑似而遽加聽之者不可以疑似而姑置惟有死與辨耳爲可苟

焉而已仍念此賊以草間小醜本不齒諸屯之種而閒乘沴氣跳梁自大乃敢稱兵射天是實天促纖運自送其死而蜂蠆之毒至使十萬 王師一朝衄辱追思至今膽湧如山小邦師徒之敗誠不暇自恤而惟願擧國奔敵效死於鋒焰以雪君父之羞耻耳此賊既以小邦於 天朝爲父子之國常恐小邦議其後而渠不得專意南侵其所以飛謀行諜啚欲離間者無所不用其極乃敢再送差胡偃然通書肆其悖說嘗試淺深者無非引惹事端搆釁彼此何嘗有求款之實情哉設使眞欲求款伊既負嵎窮荒專用暴力威靈非畏也號名非慕

也信義非性也叛服其態也世世賜封賞之 天朝猶且
信然反噬其視小邦特是一爾小邦存亡只係遼左安
危小邦雖極愚暗豈因其一价往來遽與之通和自速
危亡之禍自陷罔測之罪哉非不知斬使焚書而將計
就計兵家之勝筭只令邊臣報答以示斥絕之意而仍
差牙下小校同往賊寨要探彼中形勢此等情節一一
具 奏併咨該部及經略諸衙門具查桂奄老爺亦必
洞燭何嘗有一毫隱情亦何嘗有一毫他意未知可監
者何事可察者何情所謂折入者何事所謂陰順者何
情古昔變亂之國始有監護之設小邦則仰 天朝如

父母而今忽待之以變亂之國二百年冠裳之域無故
而變爲禽獸雖歲荷寵綏之典日受便蕃之錫恩榮是
外物亡國亦餘事見疑於父母何以自立乎上年進
京陪臣等初聞此說亦嘗呈籲於該部大堂批下之辭
一則曰行間之流言不信二則曰忠順之屬藩不疑惟
其恃吾父母之不信不疑故乃敢有此籲辨向使萬分
有一信萬分有一疑則小邦早已無國矣奚暇於籲奚
暇於辨既知其必不信必不疑而今復血誠封奏大聲
呼籲者只欲蒙　皇上之一言昭釋耳臺閣名臣危言
鈇鉞白簡霜飛天下聳觀咫尺輦轂天日照臨而惡名

橫被至於此極況天下之大萬國之遠豈能盡知其誣
乎苟無 皇上一紙 明勑快賜昭雪則不惟小邦臣
民疑阻擧無樂生之心抑恐邊上將卒解體或弛討賊
之志奴賊聞之亦必竊笑其奸謀之幸成也伏惟老爺
以孤誠受上知以一身擔天下匹夫不獲其所思欲以
博施則寡君之叩心銜寃初非大君子度外之事而小
邦安危亦係東事機關伏願老爺俯諒情悃行令該部
覆請 明勑快賜昭雪以安屬藩以折兇謀小邦幸甚
天下幸甚職等不勝祈懇兢惶之至

閣老前再呈文

謹呈爲懇乞旬慈轉行該部快降　明勑以慰舉國人心事日者路左仰瞻衮舃敢將危懇唐突呼籲瀆冒威嚴罪在不赦伏蒙台老爺虛襟開納温語慰諭職等退而感歎相與涕泣小邦不幸爲兇賊所搆飛語行間致此汚衊寡君則西向叩心曰豈我事上之誠有未盡歟既被此名其何以立於天地亦何以生對臣民死見祖先臣民及將卒則曰吾王之竭誠抗義反蒙此惡名是皆諸臣之罪也兇賊之奸謀遂行於　天朝耶　天朝其果信賊而疑我耶我小邦既見疑於父母何恃而圖存乎兇賊既遂計於　天朝何憚而不躪轢我乎舉皆

褫魄解體無樂生之心今雖蒙諸老爺快許昭釋誣則
辨矣若或一紙咨文泛然行會則只陪臣與寡君知之
其何能家諭而戶說至於 聖勅之降則寡君躬率百
僚肅迎郊外十行雲章天渥遠暢布告中外快覩爭先
臣民及將卒咸曰吾王之忠悃果能昭白矣兇賊之奸
謀果被燭破矣 天朝之不信賊而信我也果如此我
邦之禮義忠順見稱於 中朝果如此擧皆誓心鼓勇
奮討賊之志是則咨會之與降 勅在 天朝均是
皇恩於小邦輕重懸殊而在今日實係成敗大機關昨
於兵部將此意呈訴則既已許之而須禀旨云伏乞

台老爺轉諭該部題覆之時快請　明勑以安屬藩以
折兇謀東事幸甚天下幸甚

皇上勑諭朝鮮國王　以下附

朕有大恩不啻小嫌寧在形迹之外至明恒見萬里智居听睹之先惟爾朝鮮僻處東隅世遵箕範惟我夙推心腹肆爾世濟忠貞憤茲奴酋棄信速禍索厥國賦戮力從征仁急父兄勢捍頭目師雖暫衂志逾靡他寧侯戒嚴輔車逈舊同仇之懷況肯覩望蚌鷸轉懷兩祖之私是用再降璽書薦錫金幣聊示優恤爰助隄防倘以道路傳諜之言輒爲投杼差胡往來之迹不釋餘弓爾

固何堪我亦安忍原無陰翳詎待晛消矧夫上兵伐謀豈必焚書斬使弭謗不辨無庸泣血剖心然猶介介靡寧皇皇求雪精能貫日氣欲吞胡非啻明王之疏義勃于志抑且陪臣之懇情見乎辭玆益鑒爾悃誠愍爾憤惋弘爲開布嘉與昭宣載申羽翼之盟更訂犄角之誓我天克定聿覩張皇彼貫已盈終就殄滅互援協濟襄撻伐于一朝湔耻除兇垂勳名于千古爲此俯慰爾其

欽哉故諭

奬朝鮮國君臣稿 薛給事鳳翔撰

朝鮮國王姓諱一本爲痛辨誣枉備陳情悃懇乞 聖

明特垂矜卹曲賜洞察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兵科看
得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總之不離信義兩者近是信者
國之寶也義者忠之屬也粤自逆奴匪茹我師失利三
路大衂延及麗卒該國勤王之勇將士効死之節此舉
朝之所深嘉亦舉朝之所隱痛也已而酋勢益肆我備
全踈開鉄繼陷北關隨亡風鶴皆兵屋瓦俱震而差胡
往來於麗境葢驢貢獻於報聘雖未必非行諜之遊辭
亦不能無觀釁之疑慮迺國王一封馳 奏寸心欲剖
其不與彼俱生也壯志直吞胡虜其不甘此厚誣也丹
衷可對鬼神此而不爲一暴白之毋寧謂我實忠 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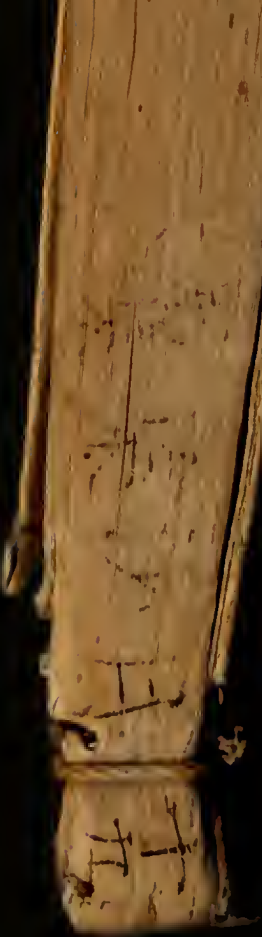
而反謂背　君以生乎且其陪臣李廷龜等又有呈文反覆於君臣天地之位諄切於父子天性之親情見乎辭氣激于志即其上下之義不受辱愈見主臣之信無二心向來宣慰之遣旣成築舍今日昭雪之議應同逗雷懷遠人而嚮逆酋樹聲援而非犄角在此舉矣抄出速覆之

禮部覆題

等因到部送司又據陪臣李廷龜等具呈前事等情到部送司爲照該國　奏辨原疏雖經奉　旨已下兵科抄參速應議覆兵部自有酌議但經該國咨會本部又

據陪臣備呈哀懇則彼君臣跼蹐不安之狀深可垂愍
本部亦當原情題覆以慰其心案呈到部看得朝鮮君
臣累世忠順向無間言此固附庸北面之誠而我國家
無東顧之慮前者奴酋肆逆該國矢志勤王以致喪師
損將尤可憫恤節以虜情具　奏業經兵部兩次覆請
溫旨慰諭錫銀賞賚此固我朝廷篤報功之仁而彼君
臣深覆載之感後因賀至陪臣回國續得科閣疏揭謂
彼折入于奴欲監護彼國察其情形乃憂懷震悸復具
疏痛辨又據陪臣呈乞請　勅昭雪情詞懇切固當轉
題釋彼疑畏又見科叅暴白速覆等語夫人情險如山

川大義昭若日月獲夷吐詞傳聞播鼓安得免莫須有
之疑而國王昭雪一疏陪臣陳辨一呈情見于詞氣激
於志終不得執莫須有之說且二百年來君臣恪守冠
履此固忠如薰心而數十載前我 朝力培基命豈作
反噬天日難昧方寸難欺積疑難據深垢難容是以彼
君臣之急爲暴白而科条之速爲昭雪也但忠義固難
磨滅堅持實其夙心況蕞爾朝鮮無之逆酋兇虐吞虜
固其壯志而煽惑不無衰心奉天謹謹折詞諄諄固雖
若可據亡夷之口邊臣之書亦恐難憑然洞開中門迺
皇仁之大度而遊辭不問政 聖主之宏仁伏乞命下

本部移文翰林院請撰　勑書一道就令陪臣賫回本
國諭彼恪共厥職無二乃心懷遠人而懼逆酋樹聲援
而壯犄角在此舉矣緣係云云

月泌先生别集卷之三